

草野

5





目 錄 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出版

改造與轉變	夏 行	『水桶』禮讚	黃寧嬰
魯迅先生看錯人	陳 琳	酒後	紺 弩
廣東陞官圖	三 流	當一個朝代覆滅時	胡 繩
關於徐志摩	雲 彬	諷刺的墨水	公 劉
九儒十丐	申 公	女人的路	默 涵
非『聖』	荀 寔	與友人書論知識份子	孟啓予
『嵩呼錄』	岑 穆	貓的故事	丘 岡
小閣員	岑 穆	倒敗的城	公 劉
消夏錄	高 天	西烏克蘭舊民歌	斯庸譯
祈禱	公 劉	讀紺弩默涵的文章	秦 牧
鄉下的貢品	宜 閑	王老爺下鄉抽丁(漫畫)	蕭 化
新生代	公 劉	婁子外交(木刻)	納 維
上海的『衛生運動』	白 了	饑餓(木刻)	L D
示太子	洗 馬	不愛江山愛美人(漫畫)	蘆 衣
答謝與控訴	孟 超	介紹野草	金 丁
伐商	紫 風	致金丁先生函	本 社
不靈的聖水	公 劉	本社啓事	本 社



3 0526 6306 3

改造與轉變

夏衍

寫戲或者看戲的時候，常常要接觸到「轉變」的問題，譬如說這個人的「轉變」太突然了，或者說：這個角色的性格轉變一點也沒有伏線。

就寫戲來說，要使一個人的行動「轉變」一下並不困難，但要使一個人的性格「轉變」過來就不大容易，中國老話說：「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而外國人却說得更加悲觀，叫什麼「性格就是運命」。

我不想查百科全書來解釋什麼是性格的構成，常識的講，構成一個人的性格的因素，屬於先天的有種族、遺傳、血型（或者說是體質），屬於後天的也有生活、環境、教育等等，也許是「上帝」將人造得太複雜了，所以即使科學發達到今天的程度，我們終於也還沒有一個簡單明了的公式，可以把各種各樣的人的性格，分門別類地歸納出幾個純粹的典型標本。先天的和後天的錯雜地發生作用，生活環境和他所從事的職業等等又可以使未定型的和既定型的精確狀態發生徐緩的或者突然的「轉變」。古語說：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而我們從經驗也可以知道，即使面貌似乎完全相同的孿生兄弟，他們的性格也常常會絕不相同。自然主義的文藝家們過多地估計了構成性格的先天的原因，所以他們化了最多的時間去研究造成性格悲劇之原因的血統和遺傳，可是後來的社會問題研究者們却用種種方法，說明了最本地地形成和影響到一個人的性格的，還是後天的因素為多。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達之後，由於階級分化的劇烈，由於有錢人和窮人之間生活上的相隔，更由於職業分工的細密而把從事某一個部門工作的人驅入到更專門化的圈子，這種後天的社會制度不僅改變了人的性格，甚至改變了人的肉體。倍倍爾在「婦

人論」中舉過一個例子說，在德國舉行的某一次工人和資本家共同出席的會議中，一望之下就使人發生一個印象，這兩種不同的人不僅社會上屬於不同的階級，而且幾乎是生理上屬於不同的種族！資本家各各肥頭大耳，大肚子，雙重顎，腦後的肥肉擁腫如小丘，而手足却纖細到和女人一樣，工人呢，一個個都有瘦削的臉膛，枯窄的胸腹，和一對巨大粗糙而靜脈隆起如蚯蚓的手腳。一個人的現實生活不僅僅改造人的精神狀態而且可以使先天同種族的變成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這已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了。

我說這些話祇想引申出一個結論：由於構成一個人的性格的因素太複雜，所以如何改造一個人的性格也就異樣的艱難，而假如一個人真的要改造他的性格，那就得先改造他的生活。

談到這種每個人都可以想得到的常識，近來使我越來越懷然於一個小有產者出身的所謂知識份子的改造的艱難。從階級出身，小有產者的性格本來已經比其他的階級複雜，而更不幸的，是我們這一輩的知識份子又恰恰生存在一個新舊交替，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變化得特別劇烈的時代，出身於封建的小地主家庭或者「書香門第」，唸過論語孟子再唸理化史地，從黑暗走到黎明，從所受的教育，矇矓地在頭腦裏播弄了一個「新」世界的輪廓，當然這時候所憧憬的決不會超過「西歐文明」的界限，接着所屬的階級沒有了，生活窮困了，讀的書多了一點，接觸到的社會深了一層，思想轉變了，舊的理想崩潰，新的思想形成，一羣受過西歐資本主義教育的知識份子走上了革命的路程，從書本上認識了社會變革的必然的道路，從理論上感覺到自己出身階級的必然要到来的明天，於是，從所謂「自由思想」，從所謂「正義感」，更重要的是從生活的鞭撻，從他們所看不慣的環境的驅迫，從不甘沒落和墮落的掙扎，他們決定了站在人民這一邊，他們決定了揚棄自己，改造自己，開始了勇敢的為人民也是為自己的鬥爭。

每一個同時代的過來人都可以回想起大概相同的這一段經歷，每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也都曾不止一次的在他們口頭和文字上表示過他們為人民而努力的這個信念的堅貞，但說一句老話，歷史是殘酷的，當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當歷史要求到革命的知識份子不但在文字上口頭上而且要在生活實踐上揚棄

自己改造自己的時候，當一個幼虫漸漸長成而終於到了非蛻化就不能再長成的關頭，偉大的試鍊來了，深刻的苦痛來了，最後的抉擇到了，這是質變的問題，這是最嚴肅的意味的自我改造的問題，這是一個境界，這是一個關隘，這是最後的「難」，這是小有產者的知識份子不能改造成為從思想到感情渾然一致，甘心情願，心安理得地為人民服務的革命者的基本問題。

陶行知先生提倡「即知即行」，事實上也祇有能够即行的知才是真知，知道了我們應該為人民服務，應該置身於人民之中，我們這一羣人往往不在「知」這個字上而在「為」和「置」這兩個字上發生了挫折。讀「文藝座談會講話」小冊子，也許人們會隨便地讀過下面這一節：

「在這裏，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校裏學生子出身的人，在學校裏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候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農兵總是比较髒的。知識份子的衣服，別人的我都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農兵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漸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上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

我也是和別人一樣的「隨便」讀過這一段而不加反芻吟味的一個，當時我自己也以為這道理是容易「懂」的，可是「懂」了就等於思想搞通了麼？「懂」了就等於感情根本上起變化了麼？絕對不是這麼容易。當我擠在滿座的電車裏，鼻子裏聞到鄉下人的汗臭，衣服上沾到工人們身上的油污的時候，就在這一瞬間，我就不自覺地在感情上討厭他們的粗魯，討厭他們的覺悟，我覺得和這種人在一起，總不比坐在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羣中來得「適合」，來得「舒服」，來得「乾淨」！下一瞬間，當思想開始清醒，覺得這是不該有的「資產階級學校裏教給我們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的時候，「不幸地」早已在感情上「感覺過」，「討厭過」，「錯誤」已經犯定了。這樣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良心」的譴責，一次比一

次沉重，我才深切入骨地感知了所謂知識份子改造的困難，於是，我也才深切地懂得（還祇是懂得！）有祇有「同農工兵在一起了，逐漸地熟悉了他們」的時候，——也「只是在這時」，才能够「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感情。

要在日常生活裏「搞通」思想的困難如此，要在我們日常從事的工作中不折不扣地整頓文風，使我們講的每一句話寫的每一個字真真能够不再陷於小資產階級教條八股的泥沼，這應該是一件更困難，更「苦痛」的工作。這根源，在解放日報「此次文教大會的意義何在？」這一篇社論中，說得最爲明瞭：

「我們所繼承的遺產太痛苦了，人民對於新文化的要求畢竟還不如對新政治新經濟那樣熱心，他們對舊文化沒有對舊政治舊經濟那樣仇恨。相反地，還留得有千絲萬縷的連繫，而我們的經驗也還不够！因此，這不但是一堆艱難的，而簡直說得上是一場『微妙』的戰爭。」

對於資產階級學校裏教給我們的那些資產階級的文化，我們有夙恨嗎？坦白說，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對於我幾乎是「當頭猛喝」。不僅不够仇恨，沒有仇恨，也許太「愛好」了一點吧。對於這種「靈魂深處」的「弱點」，花言巧語是掩蓋不了的，有一把天秤在這裏，看看我們這一羣被叫做「革命的，爲人民服務」的知識份子，有誰衷心地把爲人民服務的工農兵的萌芽狀態的文藝作品看得比與人民無干的資產階級「古典」作品乃至「流行」作品更珍貴些？

兩年前我在一篇短文裏寫過魯迅先生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前一句比後一句容易做到，而後一句中，俯首爲孺子牛不難，最難者在於一個甘字。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於香港

魯迅先生看錯人

陳琳

魯迅先生的「出關」，頗多以老子自況之處，例如老子對他的弟子說穿了孔子是一個可怕的陰謀家之後，他的門弟子便大讚老師識得人，但老子却回答說：「起頭也常常看錯。」（手頭沒有「故事新編」，記得大意如是。）真的，魯迅先生常常會看錯人，而且不僅在「起頭」，也有看錯到底的，例如他的看曹聚仁就是。

又借了魯迅先生的「同情」來招搖撞騙。不僅在魯迅先生生前，就是魯迅先生死後，曹聚仁還口口聲聲說「我的朋友魯迅」或「魯迅是我的朋友」，編印「魯迅」之類的小冊，到處招搖撞騙。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隕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難起，既以自衛，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沾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魯迅先生的豫言是靈驗的，祇是他沒有想到後來借他的死屍做沾名獲利之具的，正是他所看錯了的以爲還是「吾道中人」而可以談談的曹聚仁！這在魯迅

先生不是兩重的悲哀嗎？

君子可欺以其方，然而當那存心欺君子者的方法用盡盡相、詐相、奸相乃至無聊相、下流相、兇惡相種種畢露時，那一向被蒙在鼓裏的君子也一定會起來加以無情的討伐的，例如魯迅先生之與林語堂便是。林語堂和魯迅的交情要勝過曹聚仁和魯迅的交情什百倍，然而當林語堂玩他那老套肉麻當有趣的所謂「幽默」，而漸近無聊，漸趨下流的時候，魯迅先生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口誅筆伐，不把林語堂看作「吾道中人」了。不過曹聚仁比林語堂更無聊也更狡猾，他的欺君子的手段比林語堂強，方法比林語堂多，更使魯迅先生被欺騙了一輩子。

魯迅先生誠然是一位偉大的



化蕭丁抽鄉

人物，但偉大人物決不會毫無短處，所謂「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我們如果要找魯迅先生的短處。那麼常常看錯人可說是他的唯一短處了。就像曹聚仁這個「人」，原以招搖撞騙起家的。五四以後，他不知在什麼地方聽過章太炎的講演，就影射「太炎弟子」的招牌，編了一本什麼「章太炎講演集」，既以自銜又以賺錢，後來他便在學校裏混，在小報館裏混，在回力球場裏混，有機便投魯迅先生也願意投稿的「壽聲」之類的刊物，一面可以編「社會日報」之類的小報，實行其挑撥是非的「烏鴉主義」。當魯迅與曹聚仁魚雁往來的時候，我們在上海的許多熟悉曹聚仁底蘊的朋友們，談起曹聚仁，不但要搖頭，還

具有戒心，因為他搞的那張小報，是專事捕風捉影，從而挑撥是非的。我記起一樁事，大概在民國二十四五年的時候，申報館要恢復「自由談」，約葉聖陶先生主編，已經談得相當具體了，雙方相約在未恢復以前，嚴守秘密，以免有人從中破壞。但不知為什麼這消息竟傳到了曹聚仁的耳朵裏。他便在那張小報上把這消息透露了，結果是黨部裏的人立刻去找申報當局另行推薦「自由談」的編輯人，申報當局難於應付，只好說「我們並不想恢復自由談」，這件事就這樣破破壞了。此外他幹的卑鄙陰險的事還多得很，像紺弩先生在「論烏鴉」一文裏所舉的例子（見野草新三號）都是。這些事情，魯迅先生都不很了了，居然被他欺瞞了一輩子。可



下爺老王

是話得說回來，魯迅先生是君子，「君子愛人以德」，他也許是知道一點的，但他不肯抹煞人家的長處（例如曹聚仁頗能寫文字），總希望人家在他的感化之下，慢慢走上正路，這可以說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處。

經過八年抗戰的嚴重的考驗，使得一切投機取巧卑鄙惡劣的人，無法掩住他的真面目，一個個都原形畢露，從周作人之流以至過去大罵周作人之流的曹聚仁之流，都一一脫去華裝，除下面具，露出本相，歷史實在是殘酷的。這次我不必再多舉例子來說明曹聚仁究竟是什麼東西，只要看他在「勝利」兩年來所發表的文章和他最近在報紙上所寫的通信，不是污蔑愛國青年，便是詆譭民主人士，這難道還不够暴露他

的醜惡相嗎？

魯迅先生的墓木拱矣，九原不可作。否則他一定會舉起他的投槍，對那些「東西們」當心擲去。他一定毫不自諱地坦白地說明他過去確是看錯了人。然而，魯迅先生的墓木拱矣！

野

不定期刊·新五號

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出版

編委會 夏衍 宋雲彬 孟超
 紺弩 秦似

發行人 方溪

發行所 上海野草出版社

（華南通信處：香港郵政信箱四二四號）

官場上降遷調降，本來事無足奇，換舊迎新的把戲，也已司空見慣；不過廣東省主席的更替，却特別使人注視，因為「陳門大將」，「答似雲來」的羅卓英，畢竟「張羅乏術」而去，換來了一個更名貴的寶貨——「國舅」，「財神」，「豪門頭子」！T·V·宋。

港粵之間，盈盈一水，羅去宋來，茲事體大，「歡迎」「歡送」照例文章，叨居僑末，烏可無言；

迎宋

廣州的酒店、茶樓、旅館……都以國舅南來，將有嘢可撈，從而紛紛擴充業務，準備歡迎。就此一點，可知「凡吾粵人」，對宋來是如何的感覺興趣。依據「有嘢大家撈」的原則，與T·V·

宋有鄉、黨、姻、戚……以及鹹水世家之「誼」的「老友記」，當宋之來，自應踴躍歡迎，但空言不及現實，迎宋者應有其體表現。

按T·V·宋「發表主粵之前，曾掏出荷包，捐一筆鉅款，「救濟黨員遺族」，其意為商幣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仲洪幣市價，約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國幣九千元值港幣一元計）。宋家在廣東原籍（中山乎？海南乎？）素無恆產，已屬「如所周知」，有之，自T·V·宋在粵作官起，那麼這筆「鉅款」，若

據戰前幣值計算，似乎「無啱希奇」，以港紙而言，每元港紙的時值，較戰前至少高過五倍，T·V·宋掏出之數，充其實不過四百餘萬而已。

廣東人口，約為五千萬，一千八百億「鉅款」，平均分配，每人不過分攤國幣三萬六千元，仲港幣四元，粵人雖窮，每人拿出這點錢應該不難。

為了不負一本萬利的開主債，為「實際表示」，「歡迎」，「凡我粵人」，快些拿出錢來，集腋成裘，獻金迎宋，西南半壁江山，實利賴之！

送羅

廣東陞官圖

三流

之「高朋滿座」之後，繼之一「客似雲來」，主席當了不盡何萬年吃「釀豆腐」，另有任用呢？

未老恩光斷之感了，於是

要出國，那麼，歡送他早些「飛美」吧。但望抵美之後：

第一、把建築「慈威閣」的經驗，告訴給美國水利家，及廣東「美橋炮」，以宜慈政，並張國威。

第二、希望他致察一下美國大腿戲劇組織及管理，準備將來返港展開此項建設，因為白俄將軍過去在哈爾濱、上海，不過僅會開「私寨」和咖啡館而已。

「使君之來，呼天搶地，使君之行，歡天喜地。」其他，尙何言哉！

關於徐志摩

雲 拈

洪道先生的『愛國詩人聞一多』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聞先生雖然加入這詩派（按指新月詩派），可是和這派的另一創導人徐志摩，並不是完全氣味相投的。徐志摩慘死了，許多人寫追念的文章，聞先生沒有寫。有人問他：『你公認是他的好友，爲什麼沒有一點表示？』他說：『志摩一生，全是浪漫故事，這篇文章怎麼個做法呢？』從這點可看出聞先生對人生態度對藝術態度的謹嚴。也透露出在新詩的藝術觀點上和徐志摩是有距離的。」

聞一多先生是否沒有寫過紀念（或懷念）他的好友徐志摩的文章或詩，我不曾注意或者查過；聞先生所說『志摩一生全是浪漫故事……』云云，是否洪道先生得諸傳聞或者聞先生確曾這樣說過，我也不知道。洪道先生說聞先生和徐志摩並不完全意氣相投，說聞先生在新詩的藝術觀點上和徐志摩有距離，如果今天徐志摩還活着，而且還是原封不動的（就是既不進步也不倒退）那個徐志摩，那麼，洪道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徐志摩已在十九年前死了；十九年前的聞一多先生和徐志摩却確是氣味相投，而且在新詩的藝術觀點上看不出有什麼距離的。從前有人慨嘆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荊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我也想：假使在十九年前，聞一多和徐志摩一起從上海坐飛機赴北平，在中途失事，死了，那聞一多也祇能在近代的中國文學史上和徐志摩佔一席小小的地位；反之，如果徐志摩不坐那一次的不幸的飛機，而和聞一多同在清華或北大教書，誰能斷定徐志摩不會像聞一多那樣成爲一個民主戰士呢？前年在昆明，常有機會跟張奚若先生撩天，張先生的明晰的頭腦和豐富的正義感，

使我異常欽佩，當時我曾想過，假使在他和陳啓修爭論什麼「帝國主義有赤色與白色之分嗎？」的時候，他們不久就離開人世，陳啓修不就是一位卓越的革命理論家，而張奚若反成爲反動的政論家了嗎？中國人對於評論人物，一向是很謹慎的，所以有「蓋棺論定」之說。但我還有點補充：我以爲在「蓋棺」之後，「論定」之先，更須慎重地考查被論者的歷史，發揚其長處同時也不諱飾其短處，這樣，纔能有正確的論斷，這種論斷纔能算是定論。

徐志摩在生前曾被稱爲「詩哲」（這是一個含有諷刺性的名辭）。在魯迅先生的雜文裏，「徐詩哲」也是諷刺的對象。志摩和「陳源教授」是「氣味相投」的「好朋友」，也是事實。但我們站在旁邊看，「志摩」和「陳源教授」的「氣味」，畢竟是不同的。所以魯迅先生對「陳源教授」用全力打擊，而對「徐詩哲」不過帶便諷刺幾句，例如「詩哲又看梅花去了」或者「徐詩哲的耳膜薄，能聆賞夜鶯的叫聲等等，還不至於把「徐詩哲」判定爲「幫閒」「幫兇」或「資本家的乏走狗」，這便是魯迅先生的公道處。

關於徐志摩，自有他留下來的作品，供後人檢討和批評，而且他「蓋棺」已經十九年，不久一定會有「定論」，我相信。說「志摩一生充滿浪漫的故事」，我也不必來替他否認。不過我要指出的，如果所謂「浪漫故事」，是指他和陸小曼小姐的戀愛故事，那我要替志摩呼冤。因爲志摩在這段「浪漫故事」裏充滿着反抗的精神，並且值得我們同情的。志摩出身於封建地主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地方的大紳士，而好結交當時的政客、官僚、軍閥以至買辦階級。志摩又是獨子，他父親寵愛他，希望他能够成爲一個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人物，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得在經濟界中一露頭角，所以送他到美國留學，要他學政治經濟。然而他不能如他父親的期望，他寫白話文，而且做白話詩，他要搞文學，他對政治經濟無興趣。他父親也很聰明，知道既然此路不通，便又想方法使他接近研究系或政學系的大人物，企圖從這一條路讓他走上政治舞臺。辦法是這樣的：先經蔣百里介紹，向梁任公（啓超）投了門生帖子，並且還送了梁任公豐厚的贖儀（五百元？五千元？我記不清了）；再經某公（記得就是梁任公，但不能確定的介紹，

和張嘉璈、張君勱的令妹張幼儀女士訂了婚。從此志摩對梁任公稱「先生」而不名，而張幼儀女士便成爲「徐太太」。然而這位「浪漫」的公子「徐詩哲」，和張女士無論在思想上、性情上都無法融洽的，終於又和陸小曼女士戀愛而且同居了。據傳聞（其實也相當可靠的），志摩後來又和一位「L」女士發生了戀愛，他之所以急急從上海坐飛機返北京，不幸因中途失事而慘死，原爲了應「L」女士之約的緣故。

志摩和張女士離婚時，寫了一篇「離婚宣言」；雙方都簽了字，送請「婦女雜誌」發表，被志摩的父親知道了，向婦女雜誌編者取回，並反對他們在任何刊物上發表（志摩的父親不承認他們的離婚，後來張女士改稱志摩的父母爲寄爸、寄媽），志摩沒有辦法，跑到杭州來跟我商量，我替他在「新浙江報」上發表了。這篇離婚宣言，是一篇很好的文藝作品，可惜充滿浪漫氣氛，他企圖用一種哲理來解釋他們離婚的原因。

志摩曾漫遊蘇俄，那時候十月革命剛成功，當然是混亂得很的，他嚇得目瞪口呆，回來大叫蘇聯的社會革命是要把全世界造成血海。以志摩的出身和教養，要他了解蘇聯革命是不容易的。那時候，他一說到蘇聯時那種激昂慷慨的「慈相」，我現在想起了還好笑。我們曾爲辯論蘇聯革命弄到面紅耳赤，甚至於不歡而散，好幾天見面不交談。然而他不存一點惡意，他也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攻蘇聯。過了好多年，他忽然寫文章，對於蘇聯婚姻制度，表示歎服，這是因爲他已被婚姻問題所困惱之故。我曾經調侃他：「爲了婚姻自由，我想你現在願意做一個蘇聯公民了。」他顯出一副尷尬的神氣，說：「我是中國人，但我現在已懂得蘇聯。」

我提起這許多往事，因爲我個人對於志摩的了解，覺得他確有一種反抗的精神，他是舊家庭、舊社會的叛徒；只是身分和教養限制了他，使他不能成爲一個革命的詩人。然而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自有其不能抹煞的地方，將來的文學史家，一定會給他一個相當的地位的。

前年在昆明，第一次見到羅努生先生，就談到徐志摩。努生先生說：「我們今天剛好談起過志摩。我們說：假使志摩今天還在，一定跟我們一起搞民主運動，有了他，我們的精神生活

九儒十丐

申公

不久以前，上海開映一張影片，對於所謂「理髮匠」有侮辱之處，理髮工人看了非常不滿，會引起軒然大波。事後有些作家（或者說批評家罷）義形於色地批評理髮工人的不明事理，據說，理髮工人那種抗議，頗侵犯了創作自由云云。

然而吾友秦似兄則頗不以有些作家（或批評家）之意見為然。他會對我說：「這恐怕是一個社會問題吧？因為事實上中國人一向瞧不起理髮匠一類人的。」他還問我：「元朝分什麼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等級，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提的問題，是很深刻的。

在封建時代，手工業被視為「末作」，所謂「理髮匠」當然更等而下之。至於元朝所分的十級，據鄭思肖說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而謝枋得又說是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究竟那一個說的對，在「正史」上無從查考。反正「工」與「匠」無甚區別，鄭說「六工」，謝說「七匠」，祇差一級罷了，無甚關係。所可注意者，是把「儒」排為第九級，那麼今之作家（或批評家）在元朝要被排在「匠」之



還要豐富一些。勞生先生的話，我無法表示同意或反對，因為我不能起志摩於地下，讓他用行動來證明勞生先生的話的正確與否。然而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地說：假使志摩還在，即使不能和他的老朋友一多、勞生諸先生一起搞民主運動，但決不會站在極端反動的立場。因為他有一種反抗精神，他是舊家庭、舊社會的叛徒。他活着的時候，雖然不能算是進步的文藝作家，但他有一種沸騰的熱情，他要尋求人生的真理（雖然似乎沒有尋求到）。他決不願玩玩小擺設，決不願「案上終年學畫蛇」，決不向人說「請到寒齋吃苦茶」。僅僅這幾點，他就有轉彎到像聞一多先生那樣的可能。然而，「不幸短命死



下，「丐」之上，豈不大殺風景矣乎（謹案：儒爲讀書人之通稱，猶今言知識分子，故今之作家或批評家，在元朝是要被歸入儒的一類的）？

現在據說是講平等了，那麼，「創作」一張影片，就不該把「匠」作嘲笑的對象。

我們要想，過去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把知識分子排在第九級，而「匠」反比我們高了三級或四級，假使我們身歷其境，如何忍受得下？我們今天藉口「創作自由」，無端地把所謂「理髮匠」作爲嘲笑的對象，而又不許他們抗議，抗議了便是侵犯我們的「創作自由」，這是一種什麼派頭？如果易地而處，我們能忍受嗎？

我們還要進一步檢討，蒙古人爲什麼把「儒」排在第九等呢？據范文瀾先生的意見，認爲：「這是宋末儒生紛紛降元，無恥可賤，行同乞丐，因而民間有九儒十巧的傳說。」這看法相當有理由。事實上，元朝不但崇奉孔子，並且尊重道學（又名理學），豈有把崇奉孔子，提倡道學的儒生，列在「丐」之上，「娼」之下的道理！所謂「九儒十巧」，還是老百姓（即所謂「民間」）替他們分的。因此，我以為在今天自命有一創作自由的知識分子，更需要自省了。我們不要老是「一腦子封建思想，瞧不起自食其力的理髮工人」（注意，我決不稱他們爲高的人格去換取的。若夫過去，居四民之育，崇高的地位，是要用之論者，那無論名字如何中正，一希望一也好，一聚仁一也好，職業如何高貴，部長也好，記者也好，在老百姓看來，他的地位不會在「娼」或「丐」之上的，當然更比不上「匠」了。

一九四七，八，二三於香港

矣！

寫到這裏，偶然翻案頭日曆，今天是立秋，就想起志摩那篇充滿着感傷氣分的散文——「秋」。

「悲哉秋之爲氣也！」一千多年前已有人這樣感歎過，然而志摩的悲秋，却不同於宋玉的悲秋。他寫出了他所屬的階級的沒落的悲哀，而他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這一個沒落的時期。

志摩在他的故鄉東山之麓，一眠已經十五年。蕭蕭秋葉，寂寂墓門，料不會有人去掛什麼劍或者獻什麼花圈的。我拉雜地寫了這篇短文，也算是一種紀念。

一九四七年

八月於香港

×
×
×

非「聖」

荀 震

去年六七月間，戰雲密布，全國渴望和平之時，有位先生將「中共」比做「盲腸」，主張「割」。雖然是報紙刊載的，但主張著手持利刃，咬牙齒，那副殺人不眨眼的尊容，從字裏行間，是隱約可以看見的。

這位先生，就是臭名遠揚的屠夫陳立夫。十年內戰，他領導下的對人民屠殺，盈千累萬，難以數計；即在抗戰當中，他也并未放下屠刀，至今滿手血跡，又動殺人之念了。而且「總動員」大小官員去屠殺，於是血流成河，伏屍遍野。

一提起這位先生的大名誰都知道他自己倒真是一條盲腸，中國人民無不恨之入骨。但美國的「時代」雜誌，却把他捧到天上。

五月二十六日出的那期上，登了一篇古恩 (Frederick Guin) 的文章，說他是「繼承孔子傳統的聖人」，要沒有他，中國早已滅亡。并且說「中美兩國的橋樑，應該橫架在澈底美國腦筋的人如馬歇爾以及澈底中國腦筋的人如陳立夫之間。這橋確

乎是很長的，只有這樣的長橋，才能承受亞洲和平及進步的重擔。」

中國屠夫，一到美國，馬上就成了「聖人」了。美國的屠夫，一到中國，自然也是「聖人」了。最近小朝廷裏的文武百官，不是給那位花旗上國派來的「聖人」鬧得不亦樂乎，屁滾尿流嗎？

初看到古恩的大作，頗有點憤憤然；繼而一想，漸漸釋然；再一想，覺得其中不無理由。原來所謂「聖人」，和屠夫的距離并不遠。

「聖人」，如果不從字面的意義去理解，而從中國歷史上的事實看，如孔子韓愈之流，可謂大聖賢了，他們的業績，說起來很簡單：幫助帝王麻醉人民統制人民，以立萬世不朽之基。孔子是「會前聖之道而通之，垂教萬世，為帝者師。」這就是教皇帝怎樣壓迫人民。韓愈則露骨地說：「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家傳祕寶在此：「事

君」，而且要常侍君側，高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奉此爲「金科玉律」，討得主上歡心，於是乎便成爲「萬世師表的「聖人」了。「事君」之外，必須「牧民」，這就是把全國人民養成奴才，能和他一樣俯首貼耳地「事君」，造成一統江山。中國人民被奴役了二千多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翻身，「聖人」是其中原因之一。所謂繼承傳統的「聖人」，眼看着蔣家江山搖搖欲墜，其業績便是統制人民思想，間接直接屠殺人民。於是乎特務滿天下，屠夫養牛毛。

「聖人」之功大矣哉！

「時代」雜誌大作文章，并不足奇的。大抵一「聖人」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對上事君要「鞠躬盡瘁」，對下則「殘民以逞」，飛揚跋扈，這就是就國內而言；至於對外，尤其是對荷包裏裝滿了金元的鴻遠爸爸，必須奴顏婢膝，曲意承歡。從來家奴是兼任洋奴的，洋奴亦必須是家奴，如此，方可以左右逢迎，兩面討好。洋爸爸家裏辦的刊物，看奴才不賣力，摸摸他的頭說：「你是中國的「聖人」呀！」是意料中事。

文章發表了兩個星期之後，即六月九號的同一雜誌上，斜刺裏閃出一員儒將，即什麼文化專員，幽默大師林語堂，上書洋爸爸家裏的刊物編者了：

「貴刊五月二十六日關於陳立夫氏一文，品質

上乘，茲電祝賀。該文爲對此重要人物之第一篇明智的研究文字，鄙人極對作者古恩亦表慶賀之忱。」

洋奴必須是家奴，此是一例。林大師秋波暗轉，一箭雙鵰。這位「大師」雖然如此賣力，不過「官運」并不怎樣「亨通」，本來應該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才是這些人發展的康莊大道，現在却是一學而優則商，商而優則學，做「華文打字機」的商人了。足見并不怎樣得志。當然，那個什麼文化專員之類的頭銜大概還有，亦商亦仕，半仕半商，官商集於一身，而不失爲學者，四方應酬，八面玲瓏，這比從前只想做官的儒家是進步多了。

但仍還不免有點失寵之感。誠如章太炎先生所說：「大儒之用，無過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其志雖卑，可是連三公也沒有當上，無怪乎林大師住在紐約有些着急了，碰到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拍馬機會，當然情不自禁，連忙高聲喝彩。當不上「三公」，做個「真族」(或者如時代雜誌所謂的「聖人」)的跟幫也不壞哩。

從這封短信裏看，林大師的嘴臉，活躍紙上。不過，「聖人」和他「事」的「君」，江山已經難保，何況「跟幫」哩，更何況連「跟幫」也未十分得寵，只在國門以外當個應聲虫哩。「其志亦云卑矣！」

「嵩呼錄」

岑 穆

廣州特別市黨部製造了一本「萬民祝壽冊」，要由大官攜京面呈蔣主席，這本壽冊，一冊面裝藤通花，中綴象牙大壽字，九龍蟠舞，旁配八仙祝壽，牡丹花王等，冊底鐫的是象牙松鶴圖，首頁叙言，由國立中大教授朱某「恭撰」，廣州大學教授麥某「敬書」，裝在酸枝木箱，額曰「嵩呼錄」，那叙文是：「蔣公乃武乃文，如天如日，……赤珠銜玉，暉光來夾馬之營，玄鳥降箱，瑞靄集盤龍之棟，露襲金鑑，鏡照千秋，人比華封，山呼萬歲……。」一類的諛語，朱某大概讀飽了一肚子六朝駢文，麥

某大概練好了一手星家小楷，這回是得其所哉，學以致用一番了。

那「嵩呼錄」的裝釘，「龍」和「萬歲」是重要的圖樣和文字，沒有這兩樣東西，就不成其為「嵩呼錄」了！就不適合獻給蔣主席這樣的人了！假如拿這麼一種東西去獻給孫中山，我們覺得不倫不類，但獻給蔣，就恰恰好，獻九鼎，那太肉麻，拍馬拍到馬屁上，被斥退了！通電致敬，那太俗套，說不定還不能到達主席眼前！也不知道絞了多少黨官心血，才想出了這麼一套玩意兒，這「嵩呼錄」妙在捧得人心癢癢的，

儼然「九五之尊」，但又不着痕跡，又是民主方式——大家都來簽名！中國有一種讀書人，諛諛之術大可讚嘆，袁世凱就曾經辛苦地教練一對鸚鵡，要牠們說「老佛爺萬歲！」，在天津車站上跪獻給慈禧，何止「山呼萬歲」？強迫訓練之下，烏也會呼萬歲呢！兩三年前，飛虎隊陳納德隊長要回國，有的人就送他「萬民傘」，表示「萬民」擁戴，感激涕零，所有獻金像，獻「嵩呼錄」，獻萬民傘，獻鸚鵡的人，我都佩服，他們那顆心玲瓏剔透，曲意承歡，決不是普通人所能及。

那「恭撰」和「恭書」序文

小閣員 岑

民社黨的伍憲子，李大明被國府免職，表示欣慰之後，「君勳先生」又在點將，打算再呈上名單，保薦一個國府委員和一個政務委員了！天津益世報說，楊浚明將被任為政務委員，楊君不久以前是個新聞記者，年未而立，此番若登仕版，將是民國以來年紀最輕的特任官，據益世報的按語社會人士都極表驚駭云。

「社會人士」，無論如何沒有我的一份，如果中國出現了這麼一個小閣員，我一點也不驚駭，就算他「弱冠之年吧，「青梅竹馬」之年吧！在我聽來都像喝溫開水似的，一點刺激都沒有，甘羅十二歲做丞相，溥儀三歲登基，那是皇朝時代的把戲，「家天下」的作風，既然餘緒未絕，出現個把嬌小玲瓏的閣員，又有何奇？袁世凱封過一個十九歲的少年做親王，「年未而立」，比起十九歲大得多了，為什麼不能做政務委員呢？況且，政務委員之類，原是個不管部，除了簽名舉手，事務極少，你不知道另外一個警務局，祕書出身的政務委員麼？其人自從拜命入閣以來，除警道他的職掌是什麼。

「入夥」和「討賞」，是讀書人很好的出路，磨穿筆硯，坐穿禪榻，高喊一通民主人權，然後鴉雀無聲，魚貫入閣，民主人權，都不談了！特務殺戮，都贊成了！「元帥升帳，你我的兩廂侍飲」，當個樞將，也有份了。

的教授，我祝福他們好運氣，但也希望他們保有他們那顆玲瓏可愛的心，不要受時代潮流的影響，照理說，撰書這種序文的人，當然是鴻運當頭，一躍而為大學校長，一變而為廳長委員，都不稀奇，但也要格外小心，別聽那狗屁似的人權民主一類的聲音，譬如顧頡剛先生，獻九鼎時那鼎銘由他草擬，他老先生的文字比較朱某寫的「赤珠銜玉，玄鳥降精……」一套東西當然要高明些，以後鼎雖然不獻了！他老總算功不可沒，但政協前夕，顧頡剛先生不知道為什麼心血來潮，在一張文化界促請組織聯合政府的宣言上簽了名，這一來，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忽然結束了！換句話說，被「乃武乃文，如天如日」的人一脚踢走了

消夏錄

高天

夏都

據說，廬

山又要走紅運

，作夏都了。

我爲廬山賀，也爲廬山悲。

可賀之理，自不須細說，而可悲之道，則有待闡明。

記得去年廬山作了夏都之後，真的有過一番熱鬧。自「最上一人」以下，滿朝文武一窩蜂似的上山「避暑」，更有「和平使者」五星上將乘飛機兜風，八上廬山

「夏日炎炎正好眠」，世間儘有不少晝寢之徒，被薰風吹昏了，一頭鑽進沙灘裏做他的白日夢；也有不少奴才，在汗流浹背的爲這些尋夢者打扇遮陽，諛夢境更深沉，更安靜，更不受驚擾。然而，睜着眼睛過日子的人，縱然田土破裂，五內如焚，也還要睜着眼睛過日子的。因此，我便心安理得的留心別人的睡態，偶有所得，走筆記之，右也道理，聊以消夏云爾。

的佳話，冠蓋雲集，盛極一時，實在爲湖山生色。雖然也就在這期間，內戰大打起來，砲火燒紅了半個中國，而廬山和它的貴賓們却正好高高在上，隔岸觀火。觀乎當時最上一人「遊山玩水的悠閒情態，足見山下的火也是可供山上玩賞的。山上既然一片太平景象，山下的「內亂」祇可看作蟻民活得不耐煩了，自行朝着「國軍」的砲口尋死而已。美國奉送的飛機槍砲源源不絕，足夠把

！飽讀駢文，出而問世的人可要特別小心，別和時代潮流接近才好。

我還有個意見，歌頌人家的功德，除了說些「反袁撥亂，復漢家威儀，再造重光，宏夏后境土二類的話，再加上些「乃武乃文，如天如日，赤珠銜玉，玄鳥降精」一類的文采諛詞之外，最好應該多敘事實，譬如訂中美商約，讓海空基地，辦特務，設集中營等事，也都是蔣公偉績，這些既是事實，爲何不提？這些既是「乃武乃文，如天如日」的人幹的，有何恥辱？所以加進「特務四出，青年入集中營，商約既訂，主權葬美國之腹」一類文字，以實高呼錄，也屬必要，不知道「祝壽界」以爲如何？

(四七、九、五日)

火勢擴大，以半個中國爲火場，讓山上的人觀火開心。

然而，會幾何時，就在「最上一人」回鑾之後，廬山市區也被一把火燒光了，這一把火雖於「朝廷」無損，但終究大煞風景，且爲不祥之兆，下了山的人也不免肉跳心驚。

現在，又說要以廬山作夏都了。半個中國已經延燒得不可收拾，再上廬山的人不知心境如何？石頭城已經燒熟了，廬山還會不會依舊清涼如水？

「金陵王氣今銷盡」

這般人勢必要把南京的晦氣帶上廬山，最後將使這千古名山成爲一代獨夫的殉葬品，山林何辜，竟招飛來橫禍，此爲廬山可悲之處。

再則，廬山之爲內戰司令台

，實已不自今日始。過去十年內戰期間，「最上一人」即長時期以廬山爲大本營。當時的貴賓，軍國主義的德國的代表福根霍森將軍會爲他運籌帷幄，以客卿地位建「不世之功

」；去年的廬山則是五星上將馬歇爾的時代，今年呢，如果真的要上廬山，該又是「欽差大臣」魏德邁的時代了。

福根霍森的時代，爲中國招來了日本的武裝「親善」，而馬歇爾和魏德邁的時代呢？

中美「平等



互惠」條約明的暗的該已簽訂了不少。總有一天，馬歇爾將軍八度光臨的這座名山，會像裝盒一樣被貼上「U.S.A」的封條送出去的，陪嫁非由自願，當爲廬

（刻木）交外子姨

維 訥

山可悲之處二。

倘若廬山有知，不曉得願意再作一次悲劇的劇場否？

頒 獎

被譽爲「中國內戰工程師」的魏德邁將軍又來中國了。這一次來的身份，顯然已由「幕僚」變爲「欽差」，官陞三級，不免有點「喧賓奪主」。

然而，也真有一些生就洋奴骨頭的東西，自甘於喧賓奪主的情況。「欽差大臣」一到南京就陷入軍圍，那般洋奴骨頭立刻像羣蟻附羶，也像落水狗攀緣水草一樣，死命纏着他，恨不得頂在頭上，舉在半空。

魏德邁身上是否真的會有油水？是否真的會像河邊草一樣，接引得起那些行將沒頂的生命？

這一些，在我們中國人民看起來，實在是沒有多大嚼頭的。我們感到興趣的，倒是魏將軍那一份享受殖民地主人樂趣的天才。記得日本投降之後不久，他曾在上海主持過一次人力車競賽，競賽方法是車夫拉着美軍選出的中國女郎在烈日下飛奔。車夫流汗，美女得獎，而魏將軍及其僚屬和一般天上飛來地下鑽出的洋奴骨頭們，則在一片「頂好」聲中，飄飄然不亦樂乎。

今天，這位拿中國人取樂的將軍又來了。兩年前他是在上海欣賞人力車夫流汗，今天則眼界更寬，飛遍南京，上海，華北，東北甚至台灣，要在全中國範圍內欣賞中國人民流血了！

上次得獎的是坐車的美女，這次得獎的該是那般騎在人民身

上的洋奴骨頭。但是，剛剛「勝利」後的那一陣朦朧早已過去了，中國人民早已用汗和血拭亮了眼睛。

等到把騎在身上的洋奴骨頭摔下來，摔個粉碎的時候，就請滿袋子獎品的魏將軍向那些化爲齏粉的滿地碎骨頭頒獎吧。

飛 碟

今年夏天，中國的天空真够熱了，華北東北砲火連天，北方苦旱，想來更是烈日如火，煎熬人心，然而，偏偏有人興緻勃勃的冒着炎陽，引領長空去搜索「飛碟」的來蹤去跡。

興緻好，愛熱鬧，唯恐天下無事的人，歐亞兩洲想必所在多有，否則，從美國傳出的「飛碟」之謎便不會帶有「國際性」。

真是「無巧不成書」，所有這些興緻好，愛熱鬧，唯恐天下無事者「發現」（說得確切些應該是「發明」）的「飛碟」，幾乎無例外的都是「自北方飛來」，北方是那裏呢？只要你翻一翻地圖，就會翻出——歐亞兩洲的北方，原來是蘇聯，那一直為好事者編製着神話的國土。

也是「無巧不成書」，就在新聞紙上「飛碟」滿天之前不久，已經畫好副總統府圖樣的「副總統」孫科，以「最上第二人」的身份連續發表三次談話，談話中比「飛碟」神話更露骨更「英勇」地直指着北方。

新聞紙上「飛碟」的結局，就在那些新聞報導中已經有了交代：差不多都是「落地粉碎」了，港滬兩地都有報紙拿它開了小

小的玩笑。一家港報說：「飛碟」落地，濺了記者滿褲腳醬油。

孫「副主席」嘖裏的假若也是「飛碟」的話，當然應該同樣有個交代，這交代也不外乎「落

地粉碎」而已，所不同的是：碎碟濺出的是弄髒了褲腳的醬油，「孫副主席」脫口而出的，則是滿嘴帶血的獠牙，和一副馬腳畢露掩飾不了的奴才相。

七月末一日苦熱中

祈禱

公劉

沒有罪的，為有罪的祈禱。

那麼，上帝也會為無罪者祈禱。

但是，有罪者却也為沒有罪者祈禱起來了，他們說：「老虎扛起槍來打獵人，獵狗做了老虎的衛隊，而且，地球是方的阿門。」

真的麼？這世界真的顛倒過來了麼？

假的！不是的！……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認是真的，請看吧，如今老人哭得像小孩子，小孩子却早熟得像老人……

鄉下的貢品

宜閑

爸在外邊事情忙，老是不在家。鄉下客人挑着兩籮筐的貢品到來了。十多歲年紀的我只好拋開了手頭的書本或是什麼玩意兒，出來擔任禮賓司的角色。照例把他迎接到爸的書房間裏，坐定了，我遞過茶杯和潮煙管去，說一句「請！」

媽進來了，用一種抱怨的聲氣對那位客人說道：「進城來，挑這麼多東西幹麼？儘着白吃你們辛苦種出來的東西，要犯天打的！」但是回頭却把籮筐裏的鄉下土產栗子花生冬筍之類全都倒出來了，從大櫥里拿了兩罐粗餅乾和兩塊洋皂放在空籮筐的底裏，爲的是求良心的安慰。

那位客人穿着整潔的藍土布長衫，我猜知那一定是他到城門口才換上的。我想像起他兩條腿浸在泥巴裏挑糞擔的光景來，看到那一件禮服，就有些暗自發笑。我想，既然負起了招待的責任，總得找尋些話題才行呵！什麼話題呢？他是種田的。揀一

些種田有關的話談談罷。今年收成怎麼樣？雨水還調勻麼？你們家里種着多少畝田？等等。我好不容易想出話題來問，自以爲是可以引起他的興味來的了。料不到我問一句，他只隨隨便便答一兩句，不再說開去了，彷彿不感什麼興味似的。後來我慢慢知道，他這次進城來的中心使命不是在農業方面，却在教育方面。他的自卑心理使他，不願意多談農業，尤其是在負有特殊使命的這一次。

他是我的舅母的哥哥的大兒子，照當時我的認識，他一向在「山裏山彎裏彎」的鄉下地方種着田。他每年賣了自己種出來的穀米，把他的弟弟培植到縣立高小畢業了。這一次進城來，是來同我的爸商量商量。他的那個弟弟想進省立師範去。本來田頭人力也不够，可是讀了幾年書，種田的粗生活已經幹不好了。索性家裏再刻苦些，熬省出幾担穀子來，叫他再讀幾年師範，日後外邊賺了錢來照顧熬苦

的家罷。

他雖是有了這樣的主意，可是算一算要化上白銀多少元，時間多少年，他的心頭也還殘餘着百分之三十的遲疑。爸幾句話就肅清了那殘餘。他高高興興挑着籬筐回去了。

下一次他來我家，不再穿那一件藍大布禮服，

却照普通農民那樣，穿的是一件土布襖，腰繫一塊腰巾布。他變成另一個穿着長衫走在前頭，跨進門來和我們打招呼的年青的客人的主要跟班了。他是給他那個高小畢業的弟弟挑鋪蓋箱子的。顯然，在他想望中間的那個弟弟的前程的光明燦爛儘足以使他樂於做他的跟班了。

新 生 代

公 劉

「救救孩子！」曠野裏有人吶喊。

那聲音是淒厲的，是憤怒的，而且，是孤獨的。

豺狼當了保姆，棺材成了搖牀，鬼火就是孩子們的燈。

他們的親生父母幹什麼去了？

——在哭。

——在那兒哭？

——在好遠的山上。

爲什麼要到那邊去哭呢？

——因爲這兒的保姆說，哭會影響她的教育，是應該禁

止的。

第二天，做跟班的哥哥陪同

準少爺的弟弟上杭州了。弟弟考取了師範。每年開學的時候，哥哥總是省下一些雪白的洋錢給弟弟做學雜費，還給他挑鋪蓋，做義務跟班，一句怨言也沒有。

師範畢了業，弟弟娶了老婆，生下了一連串兒女。在那大家庭裏，弟弟名下的消耗愈來愈大了。靠人事活動和八行書謀到的小學教員的位置一個月能有幾塊錢呢！他沒有足夠的錢寄回鄉下去，老婆孩子也就還是靠種田的哥哥來照應。做哥哥的沒話講，

然而姉婢兩發生問題了。於是聽說弟兄分了家。弟弟把老婆兒女帶到外面教書的地方，什麼都要出錢買，日子多開銷不過了，又把家眷送回鄉下去，或多或少還是要種田的哥哥照應他。社會不安定，弟弟的職業常常有變動。這個學校裏出來，那個學校裏進去。有的時候，做到衙門裏的科員了，可是上司一換掉，他就又得謀尋新差使。他的妻小呢，一會兒在身邊一會兒又在鄉下了。總之，他的收入老是有限，不够化，要是他哥哥不種田，挑鋪蓋箱子全化錢，失業時候，老婆兒女，又不好在鄉下安放，靠種田的哥哥來照應，他的生活一定還要狼狽得不堪設想呢！

那位哥哥當初在弟弟身上所做的文化好夢，我相信是一定早就清醒的了。弟弟師範畢業後的前程並不像雪白的洋錢那樣光明燦爛，却還是像泥巴那樣灰暗。我想來想去，想不出弟弟的文化教育所能給予他哥哥的一點什麼好處來。種田的哥哥的那一種應付泥巴和糞桶的辛苦並不能因受了十多年教育弟弟的存在，略略減輕，有時簡直可以說只有加重些，這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我對他的充分的同情，常常使我回想到他當初爲了他的弟弟的教育，送到我家來的一担買物，要不是虧着我的媽放了些罐頭餅乾和洋皂在空籬筐的底裏，那麼吃了那兩籬筐東西的我們恐怕真是耍犯天打的罷。



作衣 蘆

『人美』愛山江愛不

上海的「衛生運動」

白 了

據合衆社報導，上海警察發動「衛生運動」，「凡發現有裸露上身的，將拘留五天，並於釋放時強迫購買汗衫一件。」

雖然報導這個消息的合衆社，並沒有指出這是否和「國際觀

瞻」有關，但上海的勞苦大眾倒拜受了魏德邁將軍之「賜」。因為他前幾天會來到這個「國際觀瞻」的都市。

示太子 洗馬

事齊事楚覓封侯，

公子無腸妾莫愁。

寂寞紫金陵上月，

從來遺恨是荊州！

貧窮是一種病，裸露上身不穿衣服，當然也是一種病。因為它不僅有失觀瞻，而且會告訴了人們：地球上所有貧富懸殊這個事實。至於這病魔雖不會走入孚中和揚子公司的抽屜和夾萬，但孔祥熙先生也不得不出來聲明了：

「我也是窮人呀！我在美國的存款祇有三萬美金了。」我們倒應該「同病相憐」了！

二十年來，曾有不少人在「研究」這奇特但普遍的病態，即我上面所說的貧窮病。如現任考

試院長戴季陶先生，國府委員陳果夫先生，他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他們還開過藥方，例如戴先生的「唯生哲學」，陳先生的「唯生論」。也許有人說這是「病理報告」，而不是什麼藥方。但它好就好在這裏，試看他們的回春妙手吧！

中國既然「沒有貧窮」，「沒有貧窮」就「沒有飢餓」。所以記得七月間，會通令全國所有軍民，一律不得賣兒鬻女，現在又在上海發動「衛生運動」；「強迫購置汗衫一件」了，即是說：「衣服」的問題「解決」了，早晚對着那咿咿呀呀的兒女，誰還敢說不快樂麼？不幸福麼？

一來到香港，會到了秦似見，還沒有講完三句話，他便檢出了一份南僑日報，手指着金丁先生「介紹野草」的末一段，興奮的說：「你被捕的消息，不但這裏的朋友很關切；甚之於渾海外不會識面的朋友，也都寄着懇摯的系念的」。

以後，在街頭，在車上，不斷的遇到了熟人，開頭第一句話，幾乎都是「受驚哩？」「致着慰問的情誼。我聽到了這些，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感激和慚愧，現在讓我作一個總的回答：這些傳聞，雖然不是事實，可也并非完全造謠；今天我還能成爲漏網之魚的，實在說不是自己已有甚麼躲閃的本領，而是統治者任管如何的撒下天羅地網，來捉撲民主力量和文化活動者，然而，他的愚蠢，他的以希望代事實，常常在悲劇之外，還表演着不少的喜劇，讓我們對他作爲酷虐中的冷笑的資料的。

謝答與

自從全國學生反內戰反飢餓的浪潮在重慶掀起以後，軍政當局早已得到他上峯頭子加緊壓迫的密令了。六月一號早晨一點鐘，在全市人民的酣

夢裏，到處就貼滿了戒嚴的布告，而在五月卅一號晚十一時，憲兵警察特務已經全部出動了，天剛亮，學生，教授，作家，劇人，新聞記者，印刷所書店老闆，一批一批的用他那堵塞得不露一絲光線的汽車，送進了特務機關廬裏邊，這次，據後來報紙上的宣佈，說一共七百餘人，然而還有秘密的，未經宣佈，傳聞是共二千餘人，也有人說一千五百人，詳細數目，自然就非外人所能知道了。

我教書的某學院，離市區四五十華里，學生罷課以後，在戒嚴的前一天，因爲別的事，回到市內家中，而學校同人遭受逮捕的時候，我微倖的沒有在校，雖然那天夜裏，我家住的大雜院里也受過檢查，後來才知道其目的是在弋獲另外一個朋友，而那人也正不在家。可是第二日特務辦的報紙上，却在搜捕某某學院所捕到的名單上，赫然有我的名字列入，而大標題是「全部落網」，最奇怪的是某同事，在前一個月早已離渝赴滬，而名單上也并列在一道。下午得到學生的報信，說他們曾經向學校索問過我，因此我不要回到學校裏去。事後，據說他們的名單是分區的，因此才各不相顧，

控訴

孟超

留下了一些空隙。

這事件發生不久，聽說，那一經常不斷的做着宣傳功狗慣於吠犬造謠的報紙，爲了這次過分的興奮，急速的報功討賞，把預算營做決算，把希望營做事實，儘先的宣傳結果變成了洩漏秘密，還遭到了責斥，受着停止津貼的處罰，但正因爲這樣，使我慚愧脫了網罟，并且做了驚逸之馬。可是也正因爲這樣才使我被捕的消息，傳遍了各地，而讓朋友們爲我平空裏添上一分憂慮的。

自己雖然幸而得免，如今而且還離開獵犬環伺之外，但一想到當時的情形，一想到那時的黑漆的對面不見兩掌的暗夜，一想到那獾犬騷擾人民遭殃的地方，——一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着，那裏仍有卅幾個朋友（秘密逮捕的不在內）在特務機關，在總押所，在警備部，受着苦刑的拷問，還聽見說自「動員令」下了之後，他們的釋放是已經失掉了希望了，如今的重慶，早已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對於自己的倖免，又何敢欣欣自喜，我要向朋友們控訴

，向國內外中國同胞控訴，我更希望着曾經爲我憂慮過的友情擴大起來，爲了全國各地仍在網罟圈內的人們，而鬥爭。

至於我自己，老實說在人民與獨裁者的短兵搏鬥的時代中，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孱卒，不能執干戈與獨夫之軍爭戰，僅僅靠一支秃筆想劃開黑暗的重雲，從這裏也露出一絲天光，力量已經微微弱了，而况連年奔走，毫無成就，可是，自信從來沒有被橫暴降服過，從來沒有向邪曲俯首過，這幾根硬骨頭還是有的，如今，我所目睹的將吏使我憤怒，使我悲恨；并由於被捕的朋友們對我的感召，爲我愁慮過的朋友們對我的摯情，我那裏敢僅僅作一個逃避者而已呢。

有人說香港是一個避風港；可是，我來到後看到朋友們都咬緊牙，熬着經濟的壓迫，而支持着文化的崗位，我自幸，自幸的不是免於累絀，而是還有同朋友們分一點艱苦的機會。同時，我能够脫離了魔掌，能够到了這裏，更能够把那裏的真實張開喉嚨向外控訴，這尤足以自慰了。

清明前後，一連下了幾場細雨，把摘星樓前一片火焰似的花圃，打得七零八落，可是並沒有打銷了紂王天子的豪興，一派急管慢絃的音韻伴着落花微雨緩緩地下墜，下墜……

朝歌城這時雖也鬧得熱烘烘的，家家忙着祀神拜祖，進香問卜，城內外的寺觀廟宇全部粉飾一新，處處香煙繚繞，織錦紅綢舖在長長的祭棹上，上面還照樣陳列着金壺，玉壘，銅鼎，犀爵，還有一些怪模怪樣的高，傘，之類，不過大家的心情都不大好，這年頭誰也不知道自己的腦袋什麼時候會搬家。有人說，紂王是一條毒蠅轉世，一天要喝十桶人血，逢着黑夜陰雲密布的時候，鹿臺上面就有一條血腥的舌頭垂下來，那是紂王出現原形的時候了。這話自然不容易叫人置信，但除了這種神話之外，又有什麼足以解釋紂王的殘暴呢？至於說妲己娘娘是狐狸精變的，更加衆口一詞了，誰不知道這個饕餮狐狸挖吃了比干的心肝？那些着紅袍，懸玉佩的官老爺，踱起方步來，八面威風，但每當入朝，看見九間殿上那兩座黃澄澄的大炮烙，想起大夫梅伯抱着牠時，慘叫一聲，粉身碎骨的情形，便站都站不穩了。就連那些出入槍林箭雨，戴紫鳳盔，穿金鎖甲的大將軍，看見三世老臣商容撞死盤龍柱下，血肉迸飛的情景，也不覺心驚胆裂。宮院內，胆小的宮女不敢走過虜盆附近，這個方二十四丈，深五丈的大坑，遠看是一個黑地獄，近看萬蛇攢動，一股惡腥氣味叫人作嘔，祇要一個人影倒下去，大大小小的蛇頭便像電燈柱般筆直的豎起來。記得那天紂王下令把上大夫膠鬲和七十多個官

女拋下去，還不到頓飯光景，便連頭髮和腳趾甲都給噉得乾乾淨淨了。

內苑的花團錦繡，九間殿上的玉砌雕欄，一切繁華都蓋不住恐怖。恐怖佔有了人的心，佔有了這個宮殿，佔有了朝歌城。大白天，也有人看見黑影從各個角落裏冉冉出現。有時，御苑的假石山後，驀地發起一陣怪風，把滿園花木吹得刮辣刮辣地號哭起來！匯着千萬道綫泣，呻吟的細流，隱隱約約穿過肉林，掠過酒池，再向紂王的寶座上捲去……

二

西歧情報員馬斌和京都飯店的陳老板這兩三天做了一次黑市買賣。在朝歌，這買賣差不多是公開的祕密了。不管紂王怎樣怕人家到關外宣傳他的醜事，怎樣費盡心機去封鎖關隘，可是要出關的人，祇要手頭有金條，會走門路，還是可以溜之大吉。偏偏是他座下兩位大官尤渾和費仲又是最擅長於做這宗生意的，照當時黑市價錢買一張出關銅符，大約要二三個昧子。京都飯店的陳老板娘，是巡城官王德祥的姨妹，而王巡城官的乾娘又是費仲的姨

太太的表妹。有這樣裙帶關係作保證，馬斌便出了十個「條子」。

『不會出岔子吧？』

『絕對担保！』陳老板拍拍胸口。

『再會！』

『再會！』

馬斌懷着五道銅符，匆匆走出了五關。祇有潼關的總兵晷晷問過一次，其餘的關一看到那虎頭銅符便放行了。自然，馬斌沒有忘記大夫散宜生的教訓，什麼時候該用些白璧，什麼時候該用些條子，他都有分寸。

金鷄嶺已經在望，遍山遍野綻開着血紅的杜鵑花，差一點把山脚和山腰裏星羅棋佈着的青塚都蓋過了。首陽山下，蘆葦長成一片綠茵，三兩個牧童在草地上翻筋斗，自從西歧實行新政以來，家家豐衣足食，很久很久沒有人來採這種野菜充飢了。

馬斌那匹全身素色的銀合馬放開四蹄，得啦得啦的，活像一道電閃掠過原野，西歧區已在隱約中露出一個長方形的輪廓了。……

三

白虎殿前，幾個粗眉大目，持戟執戈的軍漢走來走去。

殿上，武王束髮素袍坐在正中一張金交椅上，西歧是講禮義的，文王駕崩，還不到三年，武王還在守制呢。左傍坐着一個白髯白髮的老頭子，布納麻鞋，大概就是拜相不久的姜尙吧，大夫散宜生站在右邊，馬斌單腳跪了下去：

『稟大王，殷商立刻就要完蛋了，紂王殺了比干，商容，烙了柏伯，好人都差不多死光了。幾個所謂廟堂元老，都變成了飯桶，上朝時嚇得發抖，一句話也不敢多說，紂王歡喜接近的人都是吹牛拍馬的傢伙，像尤渾、費仲之流，還有那個喜歡吃人心肝和腦髓的妲己……』

『姜尙，你看這事可行麼？』武王回過頭去。

『還未呢，大王。殷商立國已經六百年，好像一棵老樹一樣，根深蒂固，深入到地層裏。現在雖經幾場暴風疾雨，把枝葉打得零零落落，但是他的根基還未動搖，老百姓對紂王雖然埋怨，還未絕望

呢！我看養着一班飯桶還不是殷商的致命傷。』

『那麼，再去打聽吧！』武王沉吟了一下。

『該用錢的地方不要省！散宜生接着吩咐，』

反正遲早我們都可以拿回來的。』

馬斌又一陣旋風般吹向朝歌去了。

四

十年後，初夏光景。

西周丞相姜尙在南郊操演兵馬，從五里亭那一帶叢林開始，臨山背水，一連扎了十六個大營，連日操練洶水、夜襲，和各種陣式，武王也在軍中觀操。姜丞相坐着四不像，武王騎着逍遙馬，常常登山涉水到各營巡視。

遙遠地，一個人伏在一匹白馬上，上氣不接下氣地向大營跑來，馬後揚起一陣塵土，忽然馬倒下了，把人摔了丈多遠，那人爬了起來……『馬斌，馬斌。』武王左右的人脫口大叫着。果然馬斌又回來了。

『大王，丞相，這回殷商真要完蛋了，有一點腦筋和良心的人都給紂王抓了去，朝歌日裏夜裏都

在抓人，一串串的抓，一批批的殺，把人推下河，叫人家連屍首都找不着，沒有一個人不恨死紂王的了。箕子因為勸了他幾句，便給剃光頭髮，罰去打掃宮殿和做苦工，微子啓、微子衍背着太廟中二十八代神主走得不知去向。……」

「那麼，老百姓對他怎樣呢？」

「除了是嘔巴，沒有人不咀咒他。丞相，連那些飯桶都走了不少呢。」

「你看怎樣？」武王望着在沉思中的姜尙。

「時機不可失呢！大王！」散宜生忍不住說了。

「唔，讓我想想，」姜尙搔着頭上的白髮，額際的發紋更深了。「大王，還不成，殷商的枝幹雖然斬斷，根蒂却留在地上，生機還未絕呢，遇到了風露，樹根便要抽芽。有咒罵的地方還算是有希望的地方，我們還是稍爲等候等候吧！」

「嚨，丞相，您是說我還要到那個鬼地方去打探嗎？」

「對了，馬斌，你的任務還未完成呢。」

五

又過了一些日子。

朝歌的街市一天天變得蕭條，黃金白壁都湧到費仲尤渾幾家大戶的庫房去了。市上的首飾店，綢緞莊半閉着門。從前那些插金鳳釵，着繡袍，駕着香車常來買東西的太太小姐們，越來越少，有幾個已經窮得要上當舖了。寬闊的街道因爲少人來往而顯得直條條，光禿禿的。茶店裏也靜悄悄地，四處牆壁貼着「勿談國事」的招貼。老朋友見面，不是談什麼地方出了狐狸精，攝青鬼，便說「今天天氣哈哈……」。對於紂王的虐政，人們的譏議似乎消散了，顯得一片死寂和安靜。

馬斌住了三年，又回到西歧去。他策着馬緩緩地行，心想：一切都完了！有什麼可以報告的呢？老百姓馴服得似一羣綿羊，紂王的統治成功了。

「大王丞相，時機過去了！」馬斌沮喪地說。

「怎麼？老百姓都不敢說話了麼？好了！好了！恭喜大王，這是我們弔民伐罪的時候了。」姜尙興奮得紅光滿面。

「姜尙，你有把握麼？」

「大王，您用一雙手可以擋得住黃河大流嗎？」

「姜尙問，

「當然不能！」

「那麼紂王的一雙手可以封得住天下人的嘴麼？人們不把怨恨露在嘴上，却把它藏在心裏。藏得越久，恨毒越深！今天，紂王所統治着的不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座火山一道洪水，殷商，殷商，連最後一點根蒂都已經腐爛了！」

六

這是紂王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西周誓師伐商的日子。

整個西歧都動起來了，人流洶湧着，湧過街市，田野，湧過山林，古道。炮在響，鐸在鳴，采聲潮發，旌旗號帶隨風急轉，遮蔽了天日。

大軍蜿蜒前進，夜幕下，火炬的光照徹了黑暗的大陸？頑固的山石被踏得吱吱發響……

這時候，人民的聲音瘖啞了的朝歌城，摘星樓裏，正在笙絃雜奏，紂王正醉眼矇矓地看着妲己翩跹起舞。

三六·八·一八日於香港

不靈的聖水

公劉

有三個法利賽長老去見耶穌。

可是，他們路上必須經過一團爛泥，於是他們心裏都想着：「哎喲糟糕透啦，我滿身都要濺滿泥巴了。回頭怎樣見太太呢？」

「怎麼辦呢？可惜喲，我的潔白如雲的衣裳。」

「誰是這兒的行政長官呀？這樣的路！」

「送到洗衣公司去，又不知要好多錢了。」

後來，他們到達了耶穌的所在，但同時爲了跋涉的緣故，已經是滿身沾得十分污髒。

他們齊聲向耶穌訴苦抱歉：「爲了主的神聖、潔淨，我們穿着污水，太冒瀆了呵。」

「難道你們底心就不髒麼？」耶穌冷冷地瞅着他們，「你們用聖水去洗洗看——」

但是，聖水不靈了，因爲他們撒謊。

（作者按：這故事沒有遵照舊約，是由我編的。）

『水桶』禮讚

黃寧嬰

一

我們的校長綽號叫「水桶」，
個子生得又粗又臃腫，
走路像佻裝糞船，
坐下活似大飯桶。

二

我們的校長是個洋博士，
站在洋人面前最懂禮，
點頭點頭又彎腰，
連聲是是笑迷迷。

三

我們的校長是個基督徒，
開口服務閉口也服務，
訓練教師當伙計，
學生方是大主顧。

四

我們的校長送禮真慷慨，
聖誕每人分條手巾仔，
下屬辛苦他了解，
揩了汗珠揩眼淚！

五

我們的校長思想單而純，
聽到民主自由便痛恨，
提倡改革要不得，
服從守紀是好人。

六

我們的校長最會打算盤，
三學期的課程一年完，
學生滿意畢業快，
學校多收一筆錢。

七

我們的校長最怕視學官，
大駕一到全校忙忙亂，
斟茶灑餅還不算，
學生要做土行孫！

八

我們的校長家中人才多，
太太子女叔侄一大籬，
你賣文具我監廚，
蠅頭之利不放過！

九

我們的校長做了好榜樣，
商場不景辦學最吃香，
全無淡月市價俏，
生意滔滔喜洋洋。

十

我們的校長那個不讚美？
沾名釣譽百年奠大基，
從來教育便神聖，
如今且能漲肚皮！

酒後

緝
警

「我是溥儀的弟媳，我的伙食開好點！」

從晚報上看到了這樣的話，心里好生氣憤：一個坐牢的女人，在她，真是國破家亡，罪該萬死！

而我自己，別的且不說，沒有國破家亡，沒有坐牢，豈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麼？而我的伙食——唉，剛才就因為實在吞不下那每天每天都必須用必死的努力吞掉的豐盛的晚餐，才跑出來的！我却不能向任何人要求「把我的伙食開好點！」

人生幾何？我想：一個犯罪、坐牢、等死的女人，尙且要吃好的喝好的，我，既然僥倖還沒有失掉自由，至少沒有完全失掉，口袋裏，這時候我摸了一下口袋，僥倖還有幾張印了花的紙，又何必自苦如是，不去吃一頓「好伙食」呢？剛巧正走到一家菜館門口，就不由分說，理直氣壯地走進去了。當然，這是本來想吃點好的才拿報上的無關緊要的

材料給自己辯護，如果那材料於自己無利，是決不會援引的，比如前天報上說湖南飢民每月死若干人，我並沒有因那消息而覺得有飯吃就可慶幸，更沒有覺得應該絕食——兩頓——無愧於那些餓死的同胞。

叫了菜，並且要了一點酒，沒有別人，坐在別桌上的別人又與我無關，就獨自一個，自斟自飲起來。一面喝酒，一面想着一些關於伙食的事。

我想：伙食這東西恐怕是世上最勢利眼的了。窮人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來養活一兩個人，還味道不好，不養人，甚至不飽肚子；富人用利得的百分之零點幾養一家甚至養幾家人，却又可口又滋養！窮人又是出力的人，一天忙到晚，身體困乏極了，正需要補償；可是伙食不肯給他們！富人反正不出力，身體沒有多大消耗，吃不飽，甚至活不活，都沒有關係，可是伙食的營養料却特別多！你說這世上的事，是不是顛頭倒倒的呢？

小時候，讀書不用功，爸爸說：

「你對得住一天兩頓飯麼？」

什麼飯呢？窩窩頭或和窩窩頭差不多！

我苦笑：「要是誰對這樣的飯都要慚愧，人就只好什麼都不吃了！」

「不！」爸爸說：「你這樣隨隨便便，只配吃龍肝鳳髓，熊掌，駝峯……那些東西，向來是游手好閒的人們，無知無識的人們，殺人不眨眼的人們……吃的。」

「那麼，窩窩頭什麼的呢？」

「這麼？這是良善的勞碌的人們吃的，要不，就是聖賢們吃的。良善的人用手養育這世界，聖賢用心靈灌溉這世界……」

接着還引了許多典故：「君子食無求飽」，「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陟彼西山，言采其薇矣」……等等。

因為發言人爸爸，不敢再回嘴；心裏却笑的前仰後合；爸爸真是個詭辯家！不說自己窮，吃不起好東西；反說好東西不是正正經經的人吃的！而我們吃壞東西的，依爸爸的說話，哦！可真了不起

呀！有人吃得好，有人吃得壞，且不說有人連壞的也吃不到，這是合理的麼？那我們就該「素貧賤行乎貧賤」，什麼也不說。是不合理的麼？就應該想法子取得好伙食，撤消好壞的差別。不此之圖，却安於壞伙食，輕視好伙食，未免太阿Q氣了吧！當然，阿Q的大名，我當時還不知道，但那含義，却是懂得的。

現在呢，虛度了幾十年的歲月，總算還換得了一點點人世經驗，逐漸領悟到爸爸的話里頗涵有幾分真理。我知道，人應該吃同等的伙食，總有一天，人會吃同等的伙食，然而今天，這大部份人類的苦難的時代，關於伙食這一點，還正跟爸爸所說的一樣！

從菜館裏出來，既醉以酒，既飽以飯，真是萬物皆備於我了。想起今天是我休息的日子，用不着上班——我在一家報館的編輯部作事，反正沒有好遠，天色又不太晚，何不下鄉去看看太太和孩子呢？這樣一決定，就覺得自己已經出了城，好像在決定之前，本來就在朝鄉下走似的。但一覺得出了城，馬上又發見自己其實是坐在路邊的一個什麼草坪

上。

夕陽掛在天邊，藍天像靜穆大海，離地平線不遠的那兒，有一大塊雲彩，通體金黃，像一望無際的原野。原野上沒有草，沒有樹，也沒有村落和田畝。中間橫互着一道古老的城垣，垣上的敵樓，城垛雖然也和原野一樣顏色，但看得清清楚楚；城裏還隱約有着車馬和人家。我似乎就到過那原野，進過那城垣，幾乎可以叫出那城的名字。什麼時候，誰曾經帶人馬來攻打這城堡，城里的人開城殺敵，就在城外的曠野上混戰，吶喊，廝殺，塵土的霧籠罩着兩邊的戰士，戰士們在那霧里面斷頭，流血，殺戮敵人或者爲敵人所殺戮。我還能清晰地記起：誰在什麼地方落馬了，誰又在什麼地方繳了械，一個將軍高舉着指揮的長劍，他的高大的白馬在什麼地方人立起來，狂風飄舉着他的血紅的披風。這一切，就在那曠野上，就在那城堡外面：簡直越看越真實，越看越熟悉，也越看越逼近，好像只要有一隻小船，渡過那天和地交接的那一道窄狹的海峽，人就可以走到那曠野去似的。——哦！不知那戰爭是不是爲了伙食！——唉！我怎麼還在想着這件事！

落日漸爲遠山所掩，雲彩的光茫逐漸收斂，逐漸變得昏暗，城垣已經變成一道悠長的堤岸，堤岸上排列着濃黑的垂楊或者別的什麼風景樹，樹叢裏隱約兀立着玲瓏的樓閣，樓閣的窗戶似乎還射出微茫的燈火，至於曠野則變成一道大河，借着燈火的掩映，河心彷彿還顯出堤岸上的樹列和房舍的朦朧的倒影。夜色更濃，堤岸和河心的倒影終於不可辨認，以前的樓閣之類，變成了一些船的黑影，停泊在河邊，河和船都是昏茫的，有一兩隻船裏面射出來的燈火，仔細一看，却是雲彩的罅隙裏的星星。天完全黑了。

我依依不捨的站起來，這才意識到自己在這兒逗留了很久，應該趕快回去了，說不定家裏人正在等候着，然而天空的雲彩多麼美呀！

走過一節田隴，到了一個山脚下，一邊是山的斜坡，遠處有些濃黑的樹影；一邊是一個深谷，黑洞洞的，什麼也沒有看見。

山路很靜，雖然覺着有些微風拂面，卻沒有任何東西因之而騷動，草虫唧唧，夜鳥啾啾，聲音極其清晰；遠處的狗叫和趕夜路的驃馬的鈴聲，也

因爲夜風的傳播，如在鄰近。但許多聲音中，最引起注意的，是前面有一個人的脚步聲和喘息聲。那個人離我只有四五十步遠，脚步非常遲緩，重一下輕一下，每一步都似乎踏在枯枝上或者滾圓的石子上，不是要絆倒就是要滑倒，喘息聲宏大而且急促，像背着重的負荷爬着陡峭的山坡。借着從疏枝裏透出來的月光還能辨出那人的佝僂的背影。從後看去，似乎還拄着拐杖。本想趕走到一個較為寬闊的地方，越到他前面去，但那人的樣子似乎是一個老人，那就太不好意思了。我怕跟得太緊，使他覺得後面有人，不能不走得快些。那豈不像我故意催促麼？於是停了這麼一下，離那人七八步遠地慢慢走着。這樣走了差不多小半里路。

忽然，那人開口說話了。我以爲是他曉得我在後頭，跟我講話；就搶上兩步，準備答應。但一聽，那聲音很低，不像是跟別人說；話又接連地說下去，似乎并未說給我聽，以及打算讓別人插嘴。我想，年老人常常喜歡口裏念念有詞，這老頭子竟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的咧。於是又放緩脚步，自己走自己的。那老人一段話講完了，停了一忽工夫又起

了一段。這一段話的聲音跟前面一段的簡直不同，像兩個人的。兩種聲音都很年青，口語也很粗野，都不像從從容容走着的老人聲音；那聲音響着的時候，老人的喘息又絲毫沒有受到擾亂。我以爲自己沒有留意，那老人前面一定還有別人。然而天色不算太黑，和那老人的距離也不算太遠，重新審視，除了那老人的黑影以外，仍舊什麼也沒有，我並不想聽他說些什麼的，但那聲音雖然不高，却使我可以剛剛聽見。以前的聲音過去了，正在說着的是：

「凡是叫做腿的東西，都喜歡休息在溫暖的牀上，停在車上，跨在馬上，而不喜歡走路的，除了偶然的散步。可是我們的主人是怎樣地虐待我們呢：幾十年了，從來沒有讓我們舒服過一天，總是跋山涉水，跋山涉水，累得我們精疲力竭……」

是的，就是這樣的話。我還沒有聽懂那些話的真實的意思；也沒有弄清楚是誰說的對誰說的。時間太匆促，要接着聽下去，來不及想什麼，另一個聲又說：

「凡是皮膚，都適宜於接觸綺羅文錦，不挨凍，不受熱，也只有這樣才能長得好。可是我們的主

人給與我們的都是一些粗布衣服！有時候連粗布衣服還不是太多就是不夠。人家說我們粗糙，醜陋；請問，這應該怪我們麼……？」

怎麼呢？怎麼呢？我有點兒懂了：這似乎是連腿，連皮膚都說起說來了！世界上哪有這種怪事呢？哪有這種……抬頭望天，月亮已經升得很高了，比剛才晶瑩澄澈得多，月邊的白雲，一層一層，依次擁擠，向四面展開，有如魚鱗，有如波浪。遠一點的羣星正睜着眼睛狡滑的眼睛，這確是個真實的世界，越是惶恐，越是要仔細地聽。第三種聲音又響了；之後，第四種……之後，第五種……那些話的意思，似乎是喉舌埋怨一生沒有嘗到珍羞美味，腸胃埋怨連粗茶淡飯也不會經常地按時地給與它們；眼睛埋怨沒有見過美好的色采，耳朵埋怨沒有聽見過美好的聲音……總之，都憤憤不平，說是要怠工，要跟它們的主人告別。

「羞！」又一個聲音：「你們白跟了我們的聖人幾十年！那些綺羅文錦不從來就是裹着淫污的肉體的麼？珍羞美味，不從來就不是靈魂的養料麼？不錯，腿勞苦了，可是沒在誰面前屈過膝，肚子常

常飢餓，可是沒有盛過人間的骯髒氣；耳目沒有接觸過美好的東西，可是也沒有碰見過權貴的呵斥和小民的憎怨。這些事情你们都忘記了麼？應該引以為榮的，你們竟抱怨起來，你們還像一個聖人的肉體麼？……」

那是一種剛強的，果決的聲音，像一個大鎚打在土地上一樣。而且非常年青，簡直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所發出的。

這些話的意思，很像我爸爸的；連聲音也像，但爸爸已死去二十多年了，莫非……我還未想得完全，還未來得及害怕，前面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親愛的頭腦呵！」這回不止一種，但說起話來，像音樂隊的合唱一樣，整齊得很：「我們之所以抱怨，正因為我們的主人是一個聖人。如果他老人家只是一個鄉下的愚民，我們除了自恨命運不好，不能多講一句。可是不；他老人家什麼學問都有，什麼事情都曉得，多少人跟他老人家的學問一樣，或者還趕不上他老人家，都過着優裕得令人妬嫉的生活。獨有他老人家……當然，誰禁止他老人家做聖人呢？我們只說是他老人家應該想到我們這些

卑微的奴隸，都只是一些凡俗的肉體呀！」

「可是，」頭腦的聲音又說：「如果他不過是一個愚民，他的心境該多麼安靜；如果他能夠和一些有學問的老爺同流合污高拱在愚民們之上，他的生活又該多麼安適。可是他都不是，不能夠是。他悲憫那些愚民，却不能用一張魚網把他們從苦海里撈起來；他憤恨宰割在愚民之上的魔物，又不能吐一口唾沫把他們淹死！一個人擔負着全人類的重擔，生活在現在，却瞭望着遙遠的將來。不分白天和夜晚勞心焦思，正恨自己的凡俗的肉體累贅了他，哪還有工夫想到你們肉體的私慾呢？」

這聲音這回可沒有上回的理直氣壯；顫動，似乎要開始哽咽，最後一句的餘音拖得很長，像一縷游絲在這昏茫的月夜裏迴盪，終於被一些風聲也語所遮沒。這時候，我才完全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可不，肢體臟腑們在跟頭腦開辯論會咧！我以為肢體們還有什麼回駁的，側耳聽了許久，却什麼聲音都沒有有了！

無論如何，我想，在我前面走的那傢伙，一定是個奇人，他的頭腦，肢體，臟腑，都會自己講話

。人總有好奇心，無論誰，在這時候都會有一種非認識他不可的慾望的！我禁不住趕上兩步，我說：

「對不起，先生，您，請您……」

「是你麼？」那人回頭說。

「是你麼？」我大吃一驚。原來就是報館的同事老X。

「你看你，」他說：「醉成什麼樣子！一路上不斷地自言自語，東說西說，我還以為是誰咧！」

「怎麼？剛才說了許多各種各樣的話的，不是你，不是你的頭腦和肢體，倒是我自己麼！」

我已經清清楚楚地記起，太太和孩子早已離開這地方，她們也根本沒有在城外的鄉下住過；而現在却正走着回報館去的路！

唉！我真不能喝酒，只吃了一點點，竟如此地，如此地，昏沉了！

一九四六，一一，二八，於重慶大田灣

一九四七，四，一改定稿。

當一個朝代覆滅時……

胡繩

滿清一代怎樣覆滅的歷史，至今讀來，特別易於發人深思。

雖然在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後，清朝才覆滅，但實際上，自經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事），牠的覆滅的命運已經註定了。清末的歷史固然證明，這一個已經破碎腐爛，無法繼存的專制王朝，因為得到了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支持，便能夠苟延殘喘，多活了若干年；但同時也證明了，這個朝代因為已經完全托庇於外國主人的力量，所以是註定了瓦解崩潰的命運。

康有為在一八九七年（甲午之役後三年，戊戌政變前一年）上書給皇帝，痛述「亡國」的危機。他一方面指出強隣四逼，有瓜分中國的野心；一方面指出國內人民的情緒，他說：『自台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這是說，自甲午之役中，把台灣送給日本後，老百姓都知道這個政府是不可靠的了。）『人無固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嘯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衆。』（這是說，人民已經忍受不住，都要起來造反了，農民起義的風波，少數民族反抗的鬥爭，到處都在蔓延着。）『加以賄賂昏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騷亂

於下，亂機遍伏。即無強敵之逼，揭杆斬木，已可憂危。』（這是說，外國人縱不來滅亡中國，人民起義的危機已可使這朝代滅亡。）同時，康有為又在這篇上書中把這時滿清政府本身的衰亡情形逼真地寫道：『滿朝上下，相顧嗟呀。……生機已盡，暮色悽慘。氣象如此，可驚可憫。此真自古所無之事。』這是說，滿清統治者自己的情緒也已十分低落，已經是日落西山，奄奄一息的氣象了。

康有為是站在滿清皇朝的忠臣立場上說話的。他是站在這個立場上向皇帝說：如果你還是照現在這樣沒出息，外國人將要瓜分掉中國，就會取消你

這個朝代，老百姓也會起來造反，推翻你這個朝代。所以在他的上書中，痛哭流涕地說：『恐自爾以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且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最後又說什麼『……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闕，憂思憤盈，淚盡血竭，不復有云。』

這樣的「忠臣」的進諫，照理是能够打動滿清統治者的心了。但是如所週知，只有年青的光緒皇帝受了感動，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統治集團一點也不願意容納康有為的主張，這是為什麼原故呢？一般的解釋都說，這是因為自慈禧以下的滿清統治集團太愚蠢了，連自己的死活都看不出來。其實不然。原來康有為所指出的國家危機，是着重在外國的瓜分中國；但是有經驗的滿清反動統治集團，却已從他們的經驗中看出，外國並不會拋棄滿清政府而來瓜分中國，相反的，滿清政府倒是會受到列強各國在財政軍事上的支持的。既然如此，他們自然把康有為一班人看做是危言聳聽的無知狂生了。

因此康有為這班維新志士和滿清統治集團自然是話不投機。康有為替清朝擔心說：『我今……雖

名為國，而土地鐵路商務銀行，唯敵之命，唯客取求，雖無亡國之名而有亡國之實。『寔假如埃及之管其戶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國政。（不久後曾像埃及土耳其一樣在政治上被外國控制），樞垣總署，彼皆可派其國人，公卿督撫，彼且將制其死命』。（上皇帝書）康有為的同志譚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

也憤憤地說：『保護教堂之嚴旨急如星火，馴至萬湖北之洋人每日游洪山，令由督撫衙門派兵伺候，豈復成世界？西人猶謂中國之官曾不能自約束中國之民，要此官何用？』（報貝元徵書）這些維新志士為這樣的情形而着急。不料滿清統治集團所求者正是這種情形。如果外國人來直接監督他的政府，那正表明外國不至於捨棄他，既然外國人責備於中國政府的是「不能自約束中國之民」，那麼只要好好遵照吩咐，約束百姓，自然就會被寵愛了。

其實從甲午之役上推二十年，滿清治下的情況已經是如此了。丁日昌在一八七四年有一個奏疏，說當時人民生活的情形是：『饔飧不餓者十之三，飢寒逼迫朝不保暮者十之七。而其中尤受困累，無可告訴者一為農，一為商。』他描寫官府壓迫農



作 D.L (刻木) 餓 饑

民的情形是：「農民終日野蕪之餘，所得幾何。一經胥吏之垂涎叫囂，必至鷄犬無聲而後已。……見教士則若天神，視平民則如魚肉。……當官幕吃煙

飲酒呼盧喝雉之時，正百姓顛連疾苦哀籲無門之時。……」他又描寫商人受關卡勒索的情形是：「權吏主員，苛索苛狀，翻覆倒籠，無異盜賊。跨身時用之物，在洋人尚有優待，幸而獨至華民漏網一絲一縷，雖全船貨物充公而尚須加以厚罰。不知當事者何厚於待洋人而薄於待華商也。」對於丁日昌的這些描寫，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說明農商生活之苦時，都強調政府官員害怕和尊重外國人而欺凌壓迫本國百姓，以督撫大員如丁日昌者都說出了這樣的話，可見這樣的觀感，當時是已普及於民間了。

原來滿清政府自經一八四〇的鴉片戰爭和一八六〇年庚申之役的失敗以後，他已經愈來愈變成一個依靠外國勢力來維持生存的額外專制政權。再經過一八九四年的甲午之役後，就更加是堅持這個政策。海關財政收入路領土一分送主人，只求能得主人寵信，顧不得人民的死活如何。他既然成了這樣的一個「寄生動物」，自然就顯出「生機已盡，暮色悽慘」的氣象

；而因為已經是「生機已盡」，也就只好以做「寄生動物」當作唯一出路了。

在戊戌政變後二年，發生了義和團的事變。滿清政府因為壓制不了人民中的排外運動，眼看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驚惶萬狀。他所怕的是外國主人這回也許會不要他這個奴僕了。但結果辛丑條約訂立後，他仍能回到北京，繼續做中國統治者，——主人還是任用他，使他感激萬分。所以辛丑條約雖然在中國人民看來，是奇恥大辱，但在當時滿清當時的「上諭」中却說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權心」！（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日的清廷「上諭」）滿清政府創造了一個先例，在越到衰微時，就

越是巴結和依靠外國帝國主義主人。在五十年前，譚嗣同看到衙門派兵伺候洋人游洪山已經覺得「豈復成世界」，那麼他如果在現在，看到「皇帝」自己也得伺候洋欽差，更不知要如何說法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權心」，清朝雖是創始者，但其成績比之後來者又不能不說是遠不如的。但是今昔的統治者以為既能「結與國之權心」，就能够長治久安，永保尊榮，那到底是算盤打錯了。而且如果在滿清末季，因為人民的覺悟程度低，所以還能在「生機已盡，暮已悽慘」之時多拖延了若干年的生命，那麼到了現在，人民是再不能長久地容忍的了。

諷刺的墨水

公劉

我飄流過許多城市。

我每到一個城市，就要到店鋪去買沒有諷刺的墨水，可是，我是全然失望了，因為我從不會買到它。

店家也許搖搖頭，臉上露出一個苦笑。也

許膽大一點的，他就低聲耳語說：「唉，怎樣的呵，那裏會有沒有諷刺的墨水呢。」

我默默無言。

為什麼一定要用「諷刺」作原料呢？

為什麼到處都是一樣的呢？

我想：要是一旦墨水亦竟不再摻諷刺，那一定是童話變成現實的時候。

女人的路

默涵

女人向來是挨罵的，有什麼事情弄糟了，不論大小，差不多都總要歸罪於女人。這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是一樣，聖經上就說：婦女是使得男子從天堂裏被驅逐出來的罪魁。彷彿只要沒有了女人，那些先生們便可以永遠在天堂裏享福似的。

但這其實是騙人的鬼話，一位阿拉伯的古詩人就分明的說：『地上的天堂是在女人的胸脯上。』所以，老爺先生們儘管一方面在咒罵女人，一方面却又拼命的要女人。一位希臘的古詩人說：『女人是『美麗的惡』。這意思是，雖然是『惡』，却又『美麗』。從『惡』這方面說，女人是男人的出氣筒，從『美麗的』這

方面說，女人又正是男人的好玩具。這句話，倒是把那些老爺先生們的心思完全說穿了。

社會的成見，往往有着驚人的力量。這輕蔑女人的成見，不但深印在許多男人的意識中，使他們可以公然欺負女人，而且也深印在許多女人的意識中，使她們不以這輕蔑為侮辱，甚至還看作理所當然。多少婦女，就在這種輕蔑和侮辱中，默默的忍受着，度過了自己的一生。那敵視婦女惡毒的社會意識，甚至於使得母親親手扼死自己的女嬰，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但如果女人是成天的挨罵，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難免要垂頭喪氣，愁眉苦臉的，這就又

不合老爺先生們的另一要求，作為『美麗的』玩具了。所以，老爺先生們總是一面威嚇，一面又給些虛假的奉承，用各種肉麻的詞句來讚美女人，『閉月羞花』呀，『沉魚落雁』呀，或者洋派一點的，是『天使』呀，『安琪兒』呀，諸如此類。有些女人便信以為真，而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人家的玩具，甚至還以當玩具為光榮。不久以前，香港的一家晚報上，介紹一位交際花，據說那是一位在高官巨賈看來十分迷人的『玩意』。她向記者敘述她怎樣『成名』的歷史，說是在她那時候，女人『成名』還比較方便，祇要有好看的面孔，有會說應酬話的嘴巴和大胆的舉動，就夠了。而現在却得有『真材實學』，需要從小鍛鍊出來。為了訓練她的女兒繼承她的位置，她請了最有名的教師，教她的女兒學銅

琴、學戲、學畫畫，給她培養起來，再介紹到社交場去。這不但告訴我們，有些女人是怎樣的以當玩具爲光榮，她簡直把它看作了不起的可以「成名」的事業呢！這樣的女人是恐怕不在少數的，一位報名參加競選「香港小姐」的女士，就得意的說，她的目的是爲了「湊趣」；而且也告訴我們，要成爲男人的玩具，那成本是越來越貴了，現在是光有好看的面孔，會應酬的嘴巴，甚至於「大膽的舉動」都不夠了，還要會彈鋼琴，畫點畫，唱唱戲才行，看來老爺先生們的胃口是越來越細膩了。



但這樣一來，女人就又背了「奢侈」的罪名，被罵爲「消錢貨」，「敗家精」，成了許多人搖頭嘆氣的對象。而且，這種交際花，已經不是極少數特殊的女人，那些老爺先生們的太太小姐，爲了鞏固自己在男人心中的地位，便也不能不和交際花之流競爭了，這當然又要向老爺先生們要錢，內外都伸手來掏腰包，自然不免使老爺先生們有點兒心痛。

這就是老爺先生們給女人所安排的兩條路：不是做他們的出氣筒，忍受着無邊的輕蔑和侮辱，默默的飲恨而死；便是做他們的玩具，用精神和肉體的代價，去贏得一點虛偽的奉承和物質的享受。但好看的面孔是不會永久好看的時候，當青春消逝，遲暮到來時候，則雖有「會應酬的嘴巴和大膽的舉動」，也沒有用了，

那時就要變成出氣筒。

但在這兩條路子以外，難道就沒有別的道路了嗎？有的，那就是除掉一切惡毒的侮蔑，踢開一切骯髒的誘惑，首先要知道自已既不是人家的出氣筒，也不是人家的玩具，而是一個真正的人。然後，和一切真正的人們——不論是女人或男人——聯合起來，共同踏碎這個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吃人，尤其是吞噬婦女的社會，而建立一個真正由人民做主人，不是由老爺先生們做主人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裏，婦女才能澈底解放。有了這種覺悟，並且挺身參加了這種鬥爭的婦女，是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這是多麼可以慶幸的事情！因爲一位最先創造了新社會的革命巨人說過：革命如果沒有佔全人類半數的婦女參加，是不會成功的啊！

(八月二日)

與友人書論知識份子

孟啓予

××兄：

收到你寄來的「野草」，一口氣把四期讀完，舊雨久別，忽然聚首，這是近來罕有的快事！

寫稿爲你們助陣，自是極端應該。問題是在寫什麼好呢。秦似先生在復刊號的末篇中說：「新印的『野草』已經遠隔了它出生的大地，而要漂洋渡海覓尋生根的處所了，但我們也是爲了那大地！我們要回去！」我要舉起雙手贊成秦先生「我們要回去」的主張。我們這裏真是太寂寞了！一位樸實的教授一句話說盡了一切：凡是容許公開講出來的話都是謊話，凡是容許公開作出來的事都是壞事。在這樣荒蕪的大沙漠中，要是能看見一棵野草，怎麼不要搓搓眼睛，啞啞舌頭呢？唯其珍貴野草，便決不敢以「不自殞滅」的胸中塊壘，暴及「要回去」的私願。搔首踟躕之餘，還是談談我們知識份子自己的事情吧，如其你認爲不合發表，那儘管請任意

發落，決無怨言。

你我都是知識份子，你我最大多數的朋友也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這個頭銜並不難聽，比不得「投機份子」「落後份子」之類叫人聽了戳腦門，於是我們就恍恍惚惚地戴了這個頭銜幾十年。我們之間除掉有知識之外，似乎還有別的共通點。用一句知識份子喜歡講的話，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兄，你對於我們知識份子這一羣有什麼觀感？在這方生未死的年頭，這一羣該怎樣生活下去，你有什么意見？

就我們所親知的知識份子朋友而言，在這短短十年中間，那變幻已是詭譎得怕人。當年如膠如漆的好友，現在已經變成不共戴天的讎寇。打過一陣時代先鋒旗的，現在竟然站到最反動的陣營中去了。也有在過去大家看不起的人，像你我的老同學，當時諱號叫做「鼻涕」的老W，這十年可結結實實

爬上來了。像某先生，你過去不是一直罵他輕浮，授機取巧的麼？但到重要關頭，反而是他毋苟免以全大節。說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自是一種見地，但要是信從了這樣的見地，我們將何由從這人事這桑中檢取應得的教訓？

什麼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我要請教。

你是專攻社會科學的，對這個問題，想必有精確的答案。我呢，學德荒落決瞞不過你，憑着一點常識和在人世間的歷練，却也有一點朦朦朧朧的看法，願意先行說出，好請你一併指教。

知識份子的所以被看成一個特殊的人羣，而且他們也多少感到一些集團意識，那僅僅是爲了有一種東西，叫知識麼？我想不是的。知識是人類所有物之一，假使選取所有物之一，就其同有主而可以名爲某某份子，那麼，市面上有些人愛穿玄色拷綢的衫褲，我們不該叫他們做「拷綢份子」了麼？必須是這樣東西的主人比一般人多着一個條件，一般人缺少這個條件，便無法有這樣東西，如此，這才安得上某某份子這個稱謂。要有知識，先得具備什麼條件呢？在這個教育還是特權的社會裏，要有相

當的錢財才可以取得知識，沒有這個條件，他就無法和知識結緣，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爲知識份子。同時，要作成主要靠知識來生活的知識份子，却也不容有過多的財富，還有極大財富的人要保留比知識份子高過一級的標記，那就是他們可以御用知識。所以，知識份子在經濟上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比社會中一般老百姓要「多」一點，第二是比真正握有統治權的大資產階級要「少」一點，這「多一點」使他們可能貴到知識，這「少一點」又使他們不能不出賣知識。有知識的人而所以構成社會中的份子者，依我所看到的，如是而已。

以這樣的模子培養知識份子的歷史階段很長，頭上也許有些人感到不習慣，發過幾句牢騷，如中國的老莊，時間一長，也就習慣成爲自然。這樣社會模子的特徵倒成了知識份子性格的內容。正由於知識份子是在上述的兩種社會特徵下成長的，所以他們的作人態度乃至政治態度或多或少的反映了這樣的特點：其一是總想爬到一般老百姓的頭上去，要比他們「多一點」，其二是歷史在不斷地換上新頁，知識份子可老沒有摸着興革的樞紐，因此他們

從沒有改造世界的自信，比着統治者，老覺着「少一點」，他們也時常有些幻想或幻覺，但在追逐牠們而感到疲憊的時候，會轉而頑硬地拖牢現狀，甚至不惜和革命的潮流宣戰。一般的知識份子都遵循着這「多一點」和「少一點」的規律而變。」也有少數的叛徒打碎了這樣的鍊錘，把「多一點」的精神克服了，回到老百姓的隊伍中去，從廣大的人民隊伍中得到了真正的覺醒和新生的力量，又因為他們熟悉統治者的情形和他們那一套的戰略戰術，一回到人民隊伍中時，有可能變成他們的先鋒或參謀。沒有了對老百姓的「多一點」，對統治者的「少一點」也隨而消逝了。一切知識份子朋友的升沉變化，我看主要的契機總不外此。

足以助長知識份子傳統的惡劣氣質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知識份子是怎样生活着呢？說得老實一點，是寄生。從來對於知識份子就有「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譏諷，他們和生產勞動一向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他們的職業是統治者的政治助手——官僚、牧師、教師、文化人以及各色各樣的吃開口飯者，經濟助手，經理、技師、買辦、經紀人：一言

以蔽之，他們不能給社會生利，只能給社會分利。寄生的生活方式使他們依戀着統治者給他們的這一點「剩餘物資」。我們常常聽得知識份子朋友失了業，要是找不得「機關」辦公，學校教書，辦雜誌，辦報紙，寫文章一類的工作，便要失魂落魄地叫：「生活的路子斷了！而機關啦，學校啦，報紙啦，……：多半是控制在統治者的手裏的，生活上撐不住了，結果只有賣身投靠。自來知識份子在精神上能够維持獨立而且堅持到底的大率總有並非寄生不可的準備：斯賓挪莎 (Spinoza) 之所以能够保持他的唯物論觀點是因為他一直不放棄他這被目為下賤的手藝，儒林外史上唯一品格皎然的人物王冕從來沒有拋棄他的農耕生涯，如其他竟是忘形地專門畫荷花當畫片，那他的下場和牛布衣之類一定沒有兩樣。孔子大概也是有鑒於此，開了一味藥，叫「君子固窮」，這味藥只能治風寒小毛病，到真正窮得無以活命的時候，那他便必須撇却寄生的生活方式而卓然有以自存。「聞一多的道路」給我最大的啓示就在他教書無以爲生的時候肯放下面子給人「治印」，用這手藝的收入來貼補生活。竭盡可

能的自食其力，是自尊的真實基礎，這個基礎沒有了，吹拍詐騙，也實在是無可如何的可憐的出路，俗語云，生意經，這也算是生意關頭的一點緒絡而已！

聽說中共政府還在延安的時候，發動生產運動，不論職務高低，都得下田操作。不知道猜度得對不對，這樣廣泛的生產運動不僅有經濟的意義，恐怕還有矯治知識份子病根的副作用。讓他從寄生的籠子裏爬出來，出幾身汗，把細胞裏那種「多一點」全給蒸發排洩掉了，這才復原成一個結結實實的真人。我們這月在一起，還大談特談中國知識份子的虛偽、煩瑣、空疏、搖擺、兩面三刀、投機取巧種種毛病，就以我們兩個人而論，真把心坎裏的話挖出來交換觀感，恐怕也要惶愧無地。檢討又檢討，批判再批判，似乎不大見效。你曾經慨歎着說，這才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什麼是本性？我倒領會過來了。凡是在我們週遭，明知故犯，自甘暴棄的朋友，對他們不必再費唇舌，也用不着失望悲觀，最好是我一個合適的地方，讓他們去耕兩三畝地，換一換吃飯的方式，不必費多少時間，一切老

毛病自會煙消雲散。

你和老黃唯其對知識份子熱望，現在對知識份子竟懷着憎嫌的心情了。我和你們的見解却有些不同。中國知識份子的前途，照我看，是百分之百光明的。一個新中國在擴大着，成長着。在那裏，也有舊式知識份子出身的人，就是過慣了寄生生活，存着「多一點」「少一點」心眼兒的人，但在那個洪爐裏生鐵都鍛鍊成了鋼，有時還看得出放大的小脚的狼狽，但畢竟跨着大步向前進了。特別令我們喜悅的是新型的知識份子——實際上，連這個名詞的意義都變掉了——他們是勞動者，自己出力建設一個適合自己目的的新社會，教育和知識對他們是開放了的，在他們身上，再也沒有勞心和勞力的對立。他們就是老百姓，無所謂「多一點」；除掉他們自己以外，再也沒有主宰，因此從頭就沒有「少一點」的感覺。他們新鮮，他們健康，他們是知識份子的新種，這樣的知識份子實在是我們最好的鏡子。

寫着，寫着，竟寫得那麼長了。也許沒有看完，你早已有滿腹的話要說了。佇候明教。祝福你和你的太太！卅六年八月

貓的 故事

岡 丘

「白塵家裏的小貓，淘氣得很，晚上在睡覺前，必須和牠玩一陣，牠才心平氣和的去睡覺。」子濤兄見到我家的小貓很頑皮，所以提到白塵家裏的小貓。因此，我發覺小貓的頑皮淘氣是牠的天性，人也歡喜在貓身上去消磨時間，找尋一種樂趣，即使手上給貓爪子爪得一條一條血紋，心裏反而感到一種輕快。我和我的侄女，就有一種戀似的，每

，她一定是拿起藥酒瓶來消毒。也總是罵我們爲什麼一定要給牠爪破爲止，有時，小貓乘伊不備，猝然從門後或窗旁竄出來抱住她的腿亂咬，她從不打牠一下的。

「五四」紀念會上，我遇到白塵兄，他因爲餓了，西餐還須等一會開，溜出去買了一大包冷大餅，從我背後掠過，我就一把拉住，截劫了五個大餅，分給一

天逗貓，不逗到爪破手背不歇的。我的妻子，怕貓爪子上有什麼細菌，所以，從不肯給牠爪破一塊皮，看到我

桌上的同業。因爲等邵力子來主持開會，大家在閒談着各人所感興趣的話。戲劇家潘子農，坐在清華同學俱樂部帳櫃上，起草紀念會的宣言，活像一個經理在寫帳，以此爲笑料，一時流傳在戲劇界朋友的嘴上。我就遞了一張字條給白塵，寫道：

「聽說你家裏也有一隻淘氣而又可愛的小貓，我想定一個時間，互相觀摩一下，我家的小貓善於捕捉蒼蠅，而且表現很精采，特先爲介紹。」

白塵兄看了大笑不止，即在紙條後面復道：「你應該先向我致悼戀之意！因爲那隻小貓談戀愛竟棄我而去。不過，我又在垃圾箱邊拾了一隻回來，既不好看，又不愛乾淨，就是野得可愛。如果你的小貓是雄性，希望牠向

我的小猫求婚。」

聯合晚報女記者翁郁文轉遞這張字條時，她就在條上批了一句：「原來你們是貓親家」。一個便宜給她討去了，我連忙補上一句，聲明：「可惜！還是遙遠的愛，因為牠也是被追求的對象啊」。

二十天以後，是五月廿四日，我們的報紙被封了，從此再沒有回家去。牠發覺家裏少了一個，竟跟前跟後的繞住我的侄女的腿，表示牠在尋找一個人，找不到，也不見人再回來，就獨自蹲在門旁守着，等待牠所熟悉的人再回家去住。人世間已經發生了變故，不是牠所能理會的了。平時，祇要電鈴一响，或者有人敲門，牠睡着了，也會馬上驚醒跑到門邊等着，往往因為牠



走向門去而發覺有人來了。甚至來人還沒有按鈴或敲門，牠已機警地注意門外的動靜了。因

為我所住的屋子，是一家一門的公寓房子，闔了大門，就上下不相通，左右不往來的。連牠要想找一塊有泥土的地方大小便都沒有，牠看見人在抽水馬桶上解決問題，牠就在浴缸洩水的洞口解決問題了。牠也知道這不是為牠而設的，一遇人看見時，牠就狼狽而遁。這樣一個環境，沒有上往樓梯的機會，反而改變了牠的本性，僭越「犬守門」的職司。牠生下第五天就給我的妻子

抱回來嚇唬老鼠的，現在剛及一歲，可是，牠已兩次失蹤，一次遇險，一次趕走了竊賊，一次嚇退了捉人的特務。

第一次失蹤，是初來了的第三天，送報的沒有把門闔上，牠就闖了出去。牠出世以來，在牠的母親身邊祇過了五天，就要自己去舐小魚拌的米飯，怎能不想念牠的母親，而乘機脫逃。一走出去，在樓梯上，被白俄孩子捉住了，仍舊見不到母親，就咪咪的哀鳴，向我們乞援似的，但是，上下四處找尋，敲着飯碗，也叫不回來，第二天的早晨，在白俄孩子的手裏抱了回來。

我的妻子，是產婦科的醫生，她把指導產婦養育嬰孩的經驗，用來注意小貓的食料了，使牠能生活在我們家裏，不想脫逃。

於是想起小魚不是最適宜的食料，就改餵牛肉，並且用牛肉汁淘飯，在飯碗旁邊，給牠預備了一盞水。

這樣的優待，牠不再躲藏起來，避不見人，在人少的時候，或者在廚房裏跳上跳下了，不過，牠仍然想離開這裏。不到一個

倒敗的城

公劉

有一天維蘇威火山爆了，那座光榮的彭貝城給埋進了地下層。

爲什麼有這種懲罰呢？維蘇威火山，告訴了我原因。

「荒淫無恥的羅馬人呵，你們有罪了！」

你們整天喝着葡萄酒，但，那是羅馬奴隸淚水釀成的呀！你們整天玩弄着大馬，但，那是奪了千萬奴隸的口糧換來的豪養呀！

你們在城堡上豎起王旗，旗在飄舞，你不知道骷髏也在旗的下面跳舞嗎？

你們在科利色姆築起鬥獸場，挑選最有力的奴隸去和獸打，你不知道奴隸的憤怒正在一百度，而你們的歡樂却建築在生命底零度上嗎？

如今，有罪的羅馬人，我已經從根推翻這城了，你要警惕呀，你要懺悔呀，馬上奴隸就也要從根推翻你所有的城了！

禮拜，他又從後門的門縫裏逃跑了。我們以爲牠跳上欄杆時不小心跌下去了。到樓下找也找不着。恐怕是跌得半死半活，躲在人看不見的地方，沒有人照料牠，而痛苦萬狀。我的妻子，後悔不該使牠小小的就失去了母親的愛護，而遭遇了不幸，懺悔似的竟流下了淚來。過了兩天，又在一個小孩子的手裏找回來了。

於是我的妻子，又從營養方面研究更能適合牠的食料，以達到羈縻的目的，因爲魚或牛肉和牛肉汁拌的飯，牠總是祇吃魚或牛肉，不吃飯的。於是就改用營養比牛肉更好而容易消化的牛肝，這樣，遂養成了祇吃牛肝拌的飯的習慣。從此不再逃跑了。就是抱牠下樓去取信，牠必是從懷裏爬上肩，使你非送回來不可。

有時，故意開門讓他出去，牠也不敢走遠一步。

三天一次澡，毛根裏亂竄的蚤蟲都沒有了，黃白兩色分得非常清楚，毛尖上閃閃發光了。也能從椅子上跳上桌子再跳上掛窗帘的木架上。自後牠來了之後，老鼠再不敢聲張了，因為無事可做，在夜裏，牠就開始逐級跳高，由地板上跳到床上，由床上跳到廚頂上，再逐級跳下來，吵得不能睡覺。這樣，每晚把牠關在廚房裏。而且在關的時候，必須經過一番追逐。

在一個夜裏，賊從廚房進了臥室，正在啓開衣櫥的時候，小貓在房裏跳上跳下的跳起來了，驚醒了我的妻子，奇怪，小貓怎麼會進來，因此在衣櫥的鏡子了發現了一個人影，知道房裏來了

賊。害得賊空手而卒，亦空手而去。

今年的春天，牠喜歡從窗台而跳上晒台，一天的下午，一個失足，從三樓跌下去了，跌碎了鼻骨和一隻腳，鮮血滿臉，抱回樓上，兩眼淚汪汪的。三天不喝不吃，全臉青腫，有人看牠時，淚水汪汪，把一隻爪伸出來按在人家的手上，以求得一種安慰似的。我的妻子在第四天起，餵以牛奶，把「蘇法台淨」研碎和在牛奶裏，一方面增加牠的抵抗力，一方面幫助牠消炎，一星期後就恢復健康，從此牠的胆子小起來了，祇要小小的驚動，尾巴毛會聳起像鷄毛帚一樣。

五月三十日的清晨，是報紙被封後的第六天，八個特務，如臨大敵的分層佈起崗來，由二個

彪形的大漢以送信爲由，企圖進房搜捕。留在屋裏看守的女孩爲防意外，祇半開了門接應。特務一定要進屋，手把着門上的銅欄桿，準備強推而入。女孩子婉詞拒絕，正苦無法抵禦特務的大力，小貓在門縫中看熱鬧，覺得門在搖動，以爲要把牠關出門外去，就呼呼作鬥聲，把門的特務究竟有點心虛，聽到足下怪聲突起，鬆手驚視的時候，女孩子遂乘機毫不費力的把門關上了，以後特務千方百計想進屋去，未能達到目的。

小貓已經一歲了，牠尙未談戀愛而棄我而去，跟着我的家人，在上海流浪。

(七月廿五日於香港)



西烏克蘭舊民歌

斯庸譯

一，我回家的當

兒……

我回家的當兒……

脚才跨進屋——

哦，你饑餓的孩子們啊，

我不曉得我能給你一點什麼；

老大在弟弟們身傍哭啼，

第二個挨着母親。

最小那個辛酸地

哭得活來死去。

墳墓呀，你趕快把

那隻狼——地主的管事接去吧

哦，我沒有替我們親生的娃娃

留下一顆糧呀！

孩子們，去，

衝破那扇藩籬。

在那邊的世界上

你窮人們將要過得好些！

二，啊啊，我們可

活得光彩……

啊啊，我們可活得光彩——

簡直沒話可說呢！

星期一的清早

得把麥子割下再網起。

星期二就更應趕早

把他們送到地主府上去。

星期三也莫想做多少——

要給地主把麥撻完。

可是禮拜四呀，

太陽正要伸起頭來，

就得咚地一屁股坐上貨車，

運輸，裝卸。

天亮之前就要搞得妥妥貼貼。

嘿，禮拜五麼？一起床

又要整理主人的打穀機。

因為到了星期六

地主檢查勤務好不嚴厲。

星期來了又怎樣，

並不比平常好一些——

狡猾的地主底管事來了，
拿走你的東西叫徵實，
半價賣給

那些可咒的殖民者。

那些該死的洋鬼子

就把你擠出你底屋子去。

三，我那裏富足

只要一擦淨你明亮的眼珠，

你會連活都不想活……

用什麼燒？拿什麼煮？

給家人端點什麼上餐桌？

找遍這間小屋子吧——

也尋不出一張葉皮一顆谷。

仔細探視一下木桶

麵粉不到半篩籬。

好，再瞧瞧地窖吧，

存的不够半隻馬鈴薯。

於是你立在屋中開始申訴：

你一直苦惱到半夜——

到那裏去求助？

找地主的管事，

還是老婆的娘家？

或者就是這根懸在樑頭的繩索

？

四，雲不再飛馳於

原野上空……

黑雲不再飛馳於原野上空。

濃霧不再浮盪——

槍騎兵跟着上尉

開進了村莊。

他們開到穀場

坐在白樺樹下——

沒有一個老媽媽

不把眼淚擦。

他們開到教堂跟前。

排好隊伍——

沒有一個孩子
不在屋裏陶嚎大哭。

那些槍騎兵呀

深夜放馬馳聘——

村子裏沒有一個姑娘

不哭腫眼睛。

在那可咒的達爾羅波呀
有一座黑暗的監牢——

沒有一個人不被投入去，

沒有一個人不苦惱。

老爺們在那個黑牢裏

關了多少窮漢呢？

好多孩子

成了孤兒呢？

在那可咒的達爾羅波呀
有間石頭屋。

爲了它，母親嚙泣

妻兒號哭。

讀紺弩默涵的文章

秦 牧

「野草」二期上，紺弩發表了「往星中」一文，他在一天的「煩熱苦够了」之後，「在草坪上仰面枕肱而臥」，看見羣星閃爍，天字低沉，漸涉遐想，覺得地球很渺小了！地球上的人類更是何其渺小，可是這些渺小的人類，却備有不可計限的私慾，那些私慾又發而為不可計限的搶奪，迫害，殘殺，他慨嘆道：「愚昧的人們啊！不知道一切星球都要死滅的麼？，在太陽死滅之前，地球早就死滅了！在地球死滅之前，人類早就死滅了！在全體人類死滅之前我們這些暫存而又暫存的個體早就死滅了！」終而他喃喃自語道：「朋友啊，仰望天空吧！向羣星禮讚吧！它會使我們器量恢宏，志趣高遠。」

到了第四期的「野草」上，默涵發表了「天上與人間」，對紺弩「向星中」一文大不以為然，他說：「我不知道紺弩先生這種勸告，是對着什麼人說，但無論對什麼人說的，這個勸告都不會有用處，是一定的，如果對於那些搶奪，迫害和殘殺者說的，那就無異於勸老虎不吃葷，改吃素，真是徒然而又徒然，如果對於被掠奪和被殘殺者說的，那就等於勸人們向暴力低頭，向鬥爭却步」。進而說：「紺弩先生的這種說教，對於那些具有掠奪，迫害和殘殺他人特權的人們，倒是很方便，他們不正是嫌惡別人不夠「器量恢宏，志趣高遠」嗎？……對於被搶奪被迫害被殘殺的人們，要他們器量恢宏，豈不是要他們安於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嗎？……紺弩先生的迂濶的哲學，如果發生作用，是祇會替自己繳械的」。最後，他嚴正地下了結論：「所以，與其仰望天空，不如注視地上，與其禮讚羣星，不如深入羣衆，那種名士的放達觀點，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紺弩，默涵兩先生，我都認得，讀那兩篇文章，如親譬效，兩個人活生生在我面前出現了。

紺弩，一個看透了世事的中年人，在他的嘴角掛着鄙視權勢的笑容，落落拓拓，無拘無羈，直來直往，我行我素，在他的一切高貴的品性之中，也有一黑兒吊兒郎當，一點兒名士氣習，一點兒玩世不恭混雜其間，這樣的人，棄不義的「榮華」如敝屣，拋掉高官不幹，專寫文章罵國民黨反動派，以致被國民黨的特務報紙重慶中華時報送上紅帽子，稱呼他為「二排共匪」，他的憎恨專制的心驅使他寫了許多優秀驕悍的文章，「第一把火」，「兔先生的發言」，「韓康的藥店」，「申公豹」等文，可以說都是當世不可多得的佳作，「都是有力的响箭，常常射中敵人的鼻樑」，然而這樣的人，因為那一點兒吊兒郎當，名士氣習，玩世不恭有時也在作怪，因此，像洪水似的，裏面也夾點泥沙，當他咀咒諷刺舊的東西的時候，我們覺得酣暢淋漓，當他歌頌新的東西的時候，我們總覺得那嘴角傲慢的笑容常常透露於字裏行間，使文字失去了熱力。政協之後他發表的「命令你們停戰」，以人民的口氣，責令國共雙方停戰，不分皂白，被人批評了一場，他立刻承認這是「思想上跌了一交」，坦白率真，毫不扭捏，這就是紺弩之所以為紺弩，他是一個控空舊勢力心靈統治基礎的人物，一個可敬的破壞者，但不是一個新社會的組織者，這樣的人，你可以指出他許許多多的小毛病，但不能說他忽視地上鬥爭，說他企圖「勸老虎不吃葷」，「勸人們向暴力低頭」，無論如何，他的作品中大不致有這樣大的毒瘤。

我又想起了默涵，另一型的中年人，一個腳踏實地的革命者，人如其文，他嚴肅認真，絲毫不苟，一種方法論，一種革命觀指揮着他的筆，他的筆從不跑野馬，一句句子，一段文章，都嚴謹整齊，拿穩道理，頭頭是道，他的動機和他的邏輯絕對不會錯，假如有錯，祇是他具體運用邏輯時有了忽畧的地方，他太懂得智識分子的毛病，這個衝動，那個動搖，某甲多幻想，某乙主觀強，唯其如此，分析起文章

來容易張大警惕的眼睛，祇注意可能是毛病的地方，忽畧了可能不是毛病的地方，我認爲他在分析紺弩「往星中」一文時，就因爲太懷着警惕的心情，有的地方滑開了筆。

三

談完了人，談文。

紺弩的文章中有一份名士的曠達觀點，有一點兒浮生若夢的心情，那是明白不過的，與其說他在寫散文，企圖說教，不如說他在寫抒情詩，喃喃地獨白，他深夜在草坪上遙望星星，心中起過一陣情緒，他就把那一陣情緒記錄下來了。「浮生若夢」的心情，有時并不一定是卑下的情懷，我相信，馬克思，列寧，林肯，高爾基，在草坪上看繁星的時候，也會經起過一種心情，這種心情可惜人間已無紀錄，但他們可能也感覺過人生的短促，不過伴隨着這種感覺而來的結論，不是隱避，而是更努力地工作，發揮生命的價值罷了！對於這類的文字，不能够完全用理念的刀來解剖，否則，許多寫樹林，寫海，寫山的古代詩文和現代詩文，都應該認爲是有毒的東西，一古腦兒拋入垃圾桶，現代詩人的許多夢囈，對河說話，對雲彩說話，都應該視作荒謬風氣，予以糾正，兒童讀本裏面的牛哥哥和馬姐姐，都應該認爲是誘導兒童開始離開現實的東西，把他們驅走……不錯，最重要的是鬥爭，最重要的是反對政治專制與經濟剝削，但不可能本本出版物，篇篇文章都談的這個，正像每一位最勇敢的戰士日常談話裏也不會全部是這個一樣道理，當一個人工作了一日，在夜空下喃喃自語，想像長了羽翼，慨嘆地面上這麼多掠奪迫害，星上如果有人，將不知道如何取笑啊！怎能從這麼一句話裏面，斷定他已經不注視地面了，不願深入羣衆了？

至於紺弩那句：「仰望天空吧！向羣星禮讚吧！它會使我們器量恢宏，志趣高遠」。默涵不知道他這種「勸告」是向誰說的，認爲如果是向壓迫者說的，無異於勸老虎不吃草，改吃素，如果對被壓迫者說的，就等於勸人們向暴力低頭……殊不知，這祇是一種感情的獨白，如果一定要作靈魂的探索，研究他下意識裏想向誰勸告，那就既不是喝血者，也不是鬥爭者，而是和紺弩同階層的一羣人物（每個人直率的獨白常常無意間說給同階層的人聽。）那一羣可左可右，可浮可沉的智識份子！說給理志和感

情互相糾纏，大義和私慾彼此錯綜的智識份子聽的。

我想，很難有一個被壓迫者，看了紺弩的文章，竟產生這樣的感覺：「他勸我被打了不要還手呢，他勸我向暴力低頭呢！」我自己，讀後絕無此感。

第一，認清那祇是一首抒情詩，不是在說理，第二，認清他的話祇是說給自已，最多說給同階層的人聽的，是理解紺弩那篇文章，給它以適當評價的重要前提。

四

本來話已經說完了！不過覺得還有一點未盡之意，也順筆提一下。

近年來，由於一個政治力量蓬勃的成長，文學應該為人民，為革命，應該工農化，大眾化的論調，風靡一時，這論調，毫無疑問，絕對正確，祇是，在黜陟人物，批評高低的時候，不期然地有許多人拿住了一把尺，骨長量短，曹禺的「家」，曾經被人痛切批評，認為不夠鬥爭，巴金的小說，有人痛恨，認為不夠進步，甚至有的青年在報紙上大呼「吊死巴金」，而，另一個致力革命的文學者東平，因為他一下筆就是鬥爭，不等他的文字是如何點屈敖牙，脈路凌亂，文字上的毛病是如何的嚴重，竟不見有人批評，這現象，我深覺驚奇。

從麻木到進步，這兩個大站之間有許多小站，最好站站都有招待員，招待客人上車，開到向真理的路上去，不必強求所有的人到大站去工作，小站分配些人，有什麼不好？大站的工作人員，正不必看輕小站的。今日書市上，最進步最鬥爭的書籍，那讀者是怎樣來的？自然，生活教育了他們，但是不是他們一級級地進步，許多初級，中級，高級的書籍都曾經盡過作用？今天最進步最優秀的智識青年，我相信有許多是讀了巴金，曹禺的書，因而感奮，懷疑，思慮，掙扎，一步步走向前去，可不全部是一開始就會讀那最積極，最進步，最鬥爭的書籍的，因此，即使曹禺巴金的劇本小說，不是最進步最鬥爭的，他們也應該有他們的一份榮譽。

這一節話和上面三節不相關聯，祇是想到，順便說說而已，朋友們，請原諒我的唐突吧！拋磚引玉，我很想聽到大家的批評與意見。

介紹野草

金丁

「野草」第四期出版的日期，距離第三期的整裝是半年。

本來每個半月出版一次的小刊物，這一次却拖延得這麼久；愛護它的讀者們，平添不少的焦燥和煩悶，原也是極其自然而難免的，但這次的脫期，說來並非意外。

早在「野草」的復刊號上，夏衍先生對於「野草」的發刊的動機和經過，曾有過非常扼要而動人的敘述。夏先生說：「『野草』這本小小的雜誌六年前在桂林發刊，那時候也正是光明和黑暗交錯的時候，我們明白地看到和感知到了不遠的光明，但是我們也無法閉上眼睛不看到眼前的黑暗。是這麼一小羣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諛的人，於是我們就在嚴密的文網中鑽尋一個小小的罅隙，曲折迂迴，替苦難的人民傳達出一些呻吟與咀咒。把自己的身分規定為自然生長的野草而不願意做點綴沙龍的盆花，這一念就決定了這個小刊物的六年來的運命。春天是踐踏，秋天是刈割，冬天又是一把野火，幾年的歲月就在這種不斷的摧殘下面支持過來，一九四三以後，他們也居然做到了不讓我們在地面上抽芽，可是現在，我們不又從瓦礫堆中湧生一顆新芽了麼？有苦痛就有呻吟，有暴虐就有咀咒，我們不相信暴君們的壓制可以使中國人民永遠無聲。當然，這一次的發苗也不一定保證能夠就在大地上滋長，毋寧說，我們預想着今後也隨時可以遭受到摧殘，但，能夠有一個空隙就抽出一支芽來，這不也就表示我們永遠不放棄爭鬥，這不也就足以使那些「肅清狂」病者永遠失望了麼？」

但是這半年來，我知道關心「野草」的人，着實不少，在南洋，有些愛護它的讀者，甚至寫信來提出無論如何不該聽任「野草」夭折的具體辦法，那些信的忠懇都令人非常感動。我還聽說在新加坡「野

「草」的一二三期，有些讀者自覺遺憾地不曾買到，因為書到不久，往往立刻賣完，至於馬來亞內地的讀者，似乎尋獲到一本「野草」就更困難了。我因覺得這或者正因為「野草」是篇篇應讀，人人可讀，是反映了中國人民大眾的愛和憎的心聲。於是，我讀着秦牧的「羅馬的奴隸」，紺穹的「論時局」，「哪咤」，洛思的「記嚴杰入」，夏衍的「超負荷論」，呂劍的「春夜笛」，我是不能自禁地感到神往，我們的文壇不是應該多有一些這樣爽朗和雋永的雜文詩歌麼？可是我同時也知道主編「野草」的秦似先生，却正準備到南洋來，是連護照也做好了，中國雖大，可是不少忠於人民熱愛祖國的文化工作者，就被迫到沒有容身之地，是不得不漂洋渡海，暫維生存，然而秦似先生還不會來，夏衍先生却到了新加坡，在一次次偶然的閒談中，我知道「野草」的出版不得不繼續延期的原因，是經濟上沒有什麼辦法，儘管「野草」所需要的紙張費印刷費都有限，然而對於個人的衣食尚無法顧得周全的知識人，這負擔却成爲問題，自是不言而喻的。有好多天，我自己曾感到沉重的窒息，因爲我也是愛護「野草」的讀者之一。我以為中國的文化在今天，雖自有其可以開花結實的解放園地，但在對付那另一方面的格殺打撲的虐政統治，我們不是也需要多有幾陣春風春雨，而不應讓那些文化的幼苗，在無陽光的久旱中枯凋萎謝嗎？

而我是沒有失望的，「野草」第四期終於出版了，它比以前更充實，更潑刺，更富現實性。我把這第四期上的二十六篇文章非常興奮的在一個晚上都讀完，我想，我應該說：「野草」這次的再生，是由於南洋廣大熱心民主文化事業的僑胞的同情支持；沒有近月以來那些踴躍地捐助「野草」，也許不可能這樣迅速的復刊吧。但文化事業，是一個長期的羣衆的戰鬥的事業。以「野草」而言，在馬來亞它徵求三塊錢看六期的五百個定戶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不是新加坡文協和青年文藝社就有不少的會員嗎？只要每個會員都能除他本身以外，再介紹一個朋友來定閱，那麼「野草」也盡够繁衍下去了。

寫到這裏，我又想到「野草」的編輯人之一的孟超先生，月前已在四川被捕，不少作者就都是在門爭中英勇的犧牲了自己的，而代表這樣可歌可泣的壯烈精神的「野草」，值得每個知識人推薦介紹，應該不是我個人過奢的願望。

致金丁先生函

本社

金丁先生：

在八月六日南僑日報的「文藝」上，讀到了你「介紹野草」的文章，不用說，這於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對於「野草」這份小小的刊物，更是一個偉大有力的支援，我們同人自己，並願意代表全體「野草」讀者，向你致以衷心的謝意。

現在來追溯一下「野草」創辦的動機和七年來的出版經過，對海外的友人們說，還是有必要的罷。這小小的刊物創刊於一九四〇年，那時是抗日戰爭開始進入低潮的時候。在當時的「發刊詞」和以後的作風態度上，我們都一再表示了對這微小的期刊並沒有寄予過高的願望。我們幾個不甘沉默的年青人，深知苦難重重的中華民族爭求翻身和爭取民主，是一條滿佈着荊棘的長途，而當時光明和黑暗交錯下的現實，又使我們看見一方面千百萬人民在偉大愛國戰爭中犧牲和流血，另一方面則到處是喪心病狂和荒淫無恥的現象，我們於是不估計自己的力量是如何的渺小，在謠言代替了真實的環境，希望透過筆墨替苦難的人民和我們自己傳達出一點抗議和心聲。但在黑暗的半個中國領域內，這樣一個意念就足以使這個小刊物遭遇到了七年來苦難重重的厄運。四一年春，皖南事變爆發後，當時的桂林變成了血腥風暴下的一個危城。文化工作者被迫四處逃生，出版物也受到了空前的卞制和壓抑。但我們默默的忍受折磨和踐踏，依然曲折迂迴，殫思竭慮地避過檢查官的紅筆和剪刀，發出了「韓康的藥店」那樣存在千萬人心底的憤怒的呼聲，使西門大官人一類氣高趾揚的人物，覺得芒刺在背，到現在還懷着深深的仇恨。

自然，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長途上，我們所貢獻了的力量是很微小的，但微小並不等於無。這

小小刊物能逐漸獲得不少關切和喜愛的讀者，我們是引為榮幸的。惟其因為這樣，就更不為那些掛了鈴鐸的山羊所容，即在我們發行一萬六千份的時候，自由中國的區域內也被劃了五六個省份的禁區，不許一本『野草』進境。而到了一九四三年春，更乾脆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我們停刊了，但我們知道那是有理由的——這小小的刊物，對於中國的暴力統治也許多少有點阻礙。

我們原也並不企圖這咀咒呻吟的『野草』存在至永遠，倒是希望它因中國的暴力統治的毀滅而從速消亡。可是『野草』被封禁之後，『馬瘦猪肥』的現實一分沒有改變，倒敗荒淫的局面也一分沒有變，不但沒有變，而且是加速地使中國走向懸崖絕壁，使中國人民的苦難推至於無窮。甚至日本投降，也絲毫無翻身的希望。

面對着這樣的現實，於是我們又不揣力量的微薄，在勝利災籠罩下的一角上，重新糾集了少數人有限的光陰和精力，一磚一瓦地恢復了這小刊物的出版。而這幾年來，在不同的地方，我們都先後知道一些喜愛的讀者在拿『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意志鼓勵我們的恢復，這種苦難人民中間憂感與共的偉大的同情心，我們是深切可以體會的，而且藉此砥礪着我們自己執拗求生的不屈不撓的爭鬥。我們並非沒有預想到在獨裁統治臨死掙扎的淫威之下，這樣一個被暴力所深惡的小小刊物所必然要遭遇到種種困難，但要在黑夜中趕路的人，就不能害怕蹉跎，在這樣的一念之下，我們又懷着沉重的心情，踏開了再出發的腳步。

由於國內對民主書刊的摧殘和禁錮，無所不用其極，『野草』因而跟它所生根的大地隔絕了，曾經和這小刊物結不解緣的國內廣大讀者，竟無法讀到，也無法予『野草』以支持。但我們相信這現象是暫時的，暴君們荼毒文化的兇鋒，就會被消滅。『野草』如果能在這麼一段相當的時期內艱苦作戰，渡過難關，那就證明了暴力統治始終摧毀不了咀咒和反抗，禁錮不了替苦難人民作喉舌的刊物的流行。因此，你對『野草』的介紹，和號召海外予以支持，使我們除了感到慚愧自己力量的微小之外，也深深

體會了爭鬥中的人民一種崇高的互相關懷和互助的溫情。莊子說：「涸轍之鮒，相濡以沫」，弱小者的互相扶持，不就以幻滅那些以消滅一切反抗為職志的暴力統治者的希望了麼？但我們又決不是涸轍中的鮒魚。在涸轍中絕望掙扎的，倒正是那些暴力統治者。

我們完全同意並且感謝你的號召和呼籲，我們謹希望於海外各界先進人士和廣大青年的是：

(一)經常關切這份小小的刊物，對於內容和編輯方針，多向我們提供意見，首先是希望廣泛的海外人士替我們撰稿，使這本雜誌更具有充沛蓬勃的生氣。

(二)通過愛好者的力量，予「野草」以一切可能的支援。首先是響應金丁先生的號召，擴大「野草」在海外的訂戶，使這本雜誌能獲得它所急需的海外的助力。

我們的這些企望，都必須有賴於你和海外各文化界先進的倡導。

最後，你所關注的孟超，現已由重慶到了香港，最近將有關於他脫險的報導，在「野草」五期上發表，特先奉聞。謹致

敬禮

「野草」徵求

贊助人
長期訂戶
啓事

「野草」這個小小刊物已有八年歷史了。

它是一九四零年在桂林出版的。那時候也正是政治黑暗文網繚密的時候。我們雖然已看到和感到了不遠的光明，但我們也無法閉上眼睛不看到眼前的黑暗；我們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諛，便想在繚密的文網中鑽尋一個小小的罅隙，曲折迂迴地替苦難的人民傳達出一些呻吟與詛咒。我們很榮幸很高興，這個

小小刊物出版後居然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每期的印數，總在一萬冊以上，有一個時期還特別印過「海外版」行銷香港南洋各地。

然而這個刊物。因為它是自然生長的野草而不是點綴沙龍的盆花，所以八年來受到不斷的摧殘，春天是踐踏，秋天是刈割，冬天又是一把野火；一九四三年春天以後，他們也居然做到了不讓我們在地面上抽芽。一九四四年的下半年，兵荒馬亂，我們幾個人都離開桂林，流亡到別地方去。我們在各地遇到新相識的朋友，總要問起：「你們的『野草』還預備復刊嗎？」

抗戰結束後，我們看到種種黑暗，腐敗，暴虐，貪污情形，更千百倍於抗戰時期，我們愈加不敢沉默，同時一向愛讀「野草」的朋友們，常常在督促我們，鼓勵我們，要求我們不要放棄鬥爭，只要有一個空隙就抽出一枝芽來，我們便不自量力，籌集一點資金，把「野草」復刊了。可是「勝利」以來的情形，比從前大不相同，物價高漲，成本加重，我們費了很大力量籌集一期印刷費，接着並要籌第二期的印刷費，復刊以來一年多，只出了四期，而我們已經心力交瘁，在經費方面再無法維持下去了。

有苦痛就有呻吟，有暴虐就有詛咒。我們不相信暴君們的壓制可以使中國人民永遠無聲，我們更不願意爲了經濟的壓迫放棄我們的鬥爭，使那些「肅清狂」病者拍手稱快。因此，我們要向同情我們，不願見野草從此枯萎的先生們呼籲援助，希望諸先生們給我們以時雨春風，讓它們能在大地上生長，並且茁壯起來。最近在新加坡的「南橋日報」上，關心我們的金丁先生特地寫文章代我們呼籲（見八月六日該報文藝副刊），他號召馬來亞僑胞替我們徵求五百個定戶，使我們能支持下去。這盛情我們異常感奮，但以目前印刷成本之高，僅僅增加定戶，還不足以解決我們的經濟困難。因此，我們想出了下面幾個辦法，籲請諸位先生援助。

一、贊助人（甲）一次捐助港幣三十元（國內國幣二十萬元）以上或每月捐助港幣五元（國內國幣四萬元）以上（暫以六個月爲限）者，爲本社贊助人，除將「台銜刊載「野草」（不願者聽便）」外，

並長期贈閱「野草」。

(乙)介紹長期定戶(暫以定六期爲限)一次滿八人以上(每戶收港幣四元，共三十二元)者，亦爲本社贊助人，由本社贈閱「野草」，贈閱期數與所介紹訂閱期數相同。

二、特別贊助人 一次捐助港幣百元(國內國幣五十萬元)以上者，爲本社特別贊助人，除將台銜在每期「野草」上刊載並長期贈閱「野草」外，並得開示十位朋友的姓名，由本社分別按期寄贈「野草」(暫以六期爲限)。

三、長期定戶 每戶收港幣四元(國內國幣三萬元)定閱六期。

四、本社每三期結賬一次，其盈虧情形，當用書面報告贊助人。特別贊助人有隨時查詢本社賬目之權。

五、本社按時將編輯出版發行各方面方針及情況向贊助人報告，以供瞭解。

六、有可能情況下，由本社在各地分別舉行招待各贊助人茶會，提出上述報告及聽取贊助人意見。

七、贊助人對本社編輯出版發行各方面方針認爲有改進之必要時，可隨時向本社書面或口頭提出，由本社召開社務會議討論之，並將討論結果以書面或口頭予以答覆。

八、特別贊助人於必要時，得由本社函邀列席本社社務會議。

「野草」編委會

夏衍
雲彬
孟超

紺弩
秦似

同啓

九月一日

發行人 方溪

一
六
千
元